

T 3149/4379.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31 1958

太原府志卷之

藝文

典丘之奧妙神睿而爲言學士童而習之矣
董狐以降非經世之章焉得不朽先士茂製
托意于上德玄珠金板玉謀之載天言規后
諷時之關世教雖異體分鑣皆可砥習鑄猷
嗣后風雲草木之篇星稠綺合之麗駢識懷
敝帚爲南金俗學珍海棗爲淵玉譬如蜃氣
之樓臺徒結片時之觀美按部就班毋嘆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塵之易詬爰自孫氏祖孫而下綜古文之駿
烈採今詞之清芬僅取其關晉事禪風教者
餘姑舍是若謂巧心濬而拙目吹之其何辭
之有

制書

漢武帝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矣間者匈奴數

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
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
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
而此小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
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
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

金行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刷耻
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
不復法者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
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

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
軍材官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全之道也今
乃有畔背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開習之
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恠之上
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
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
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
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仗飛鼓者羽林孤兒及
呼速累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必有成敗者
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
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

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農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唐太宗晉祠銘并敘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稷茂德之攸

居非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啓化是知功侔分陝奕業之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誕靈周室降德鄴都疏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緯義履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高明之質括滄溟而爲量體弘潤之資德乃民宗望惟國範故能協隆鼎祚贊七百之洪基光啓維城開一匡之霸業旣而古今革運舟壑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泯世移千祀而遺烈猶存玄化曠而無名神理幽而靡究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世匡民如顯如晦臨汾川而降祉構仁知以棲神金闕九層鄙蓬萊之已陋玉樓千仞岷閬之非奇落

月低於柱筵流星起於珠樹若夫崇山巨峙巨鎮參墟襟帶邊方標臨朔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尋橫天聳翠霞無機而散錦峰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孤巖宵朗松蘿曳影重豁晝昏碧霧紫煙鬱古今之色玄霜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溽露是生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則霓裳鶴蓋息焉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萬物而不倦資四方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浮之島投嶺南遷舞陽之山移基北轉夫以挺秀之質而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以標奇託神威而爲固加以飛泉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貞操任方圓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自注不窮類芳猷之無絕年傾不溢同上德之誠盈陰潤懷水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非疏勒之可方豈濕布之能擬至如濁涇清渭歲歲同流碧海

黃河時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
澤其常莫能殊其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
而爲珍仰神居之肅清想微音其如在是以
朱輪華轂接軫于壇衢玉帛豐粢連箱于廟
闕細縕靈氣仰之而彌高昭晰神光望之而
逾肅潛通玄化不爽于錙銖感應明徵有逾
于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爲馨惟德是依
豈筐篚之爲惠昔有隋昏季綱紀崩淪四海
騰波三光戢耀先皇襲于齡之徽號膺八百
之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
神祠舉風電以長驅籠天池而遐掩一戎大
定六合爲家雖膺錄受圖彰于天池而克昌
洪業寔賴神功故知茫茫萬頃必俟雲雨之
澤鬼鬼五岳必延塵壤之資雖九歲登年由
乎播種千尋聳日本藉崇基然而不用不雲
則有炎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傾覆之憂雖
立本于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大寶之獨運
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

巡往跡賽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
志若夫照車十一連城三五幣帛雲委珍饈
山集此乃庸鄙是享恐非明神所歆正當竭
麗水之金勒芳猷于不朽盡荆山之玉鐫美
德于無窮召彼雨師弘茲惠澤命斯風伯揚
此清塵使地祇仰德于金門山靈受化于玄
闕括九仙而警衛擁百神以前驅俾洪威振
于六幽令譽光于千載豈若高唐之廟空號
朝雲陳蒼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作銘
云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
啓慶留名剪桐頒土逸翮孤映清飈自舉藩
屏維寧邦家攸序傳暉竹帛降臨汾晉惟德
是輔惟賢是順不罰而威不言而信玄化潛
流洪恩遐振沉沉清廟肅肅靈壇松低羽蓋
雲樹仙冠霧筵霄碧霞帳晨丹戶花冬桂庭
芳夏蘭代移神乂地古林殘泉涌湍縈瀉砌
分庭非撓可濁非澄自清地斜文直澗曲流
平翻霞散錦倒日澄明水開一鏡風激千聲

既瞻清潔載想貞忠濯茲塵穢瑩此心靈荷
歟勝地偉哉靈異日月有窮英聲不匱天地
可極神威靡墜萬
代千齡芳猷永嗣

國朝太祖高皇帝改正嶽瀆城隍號詔

詔曰自

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
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
正永惟爲治之要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知
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
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
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
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
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
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
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
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

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
以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
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之師以濟後世非有
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爲當用稱朕
以禮祀神之意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
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稅糧詔

朕本准古布衣

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祐西
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
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悉皆戡定重
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
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
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
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
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

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觸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更加存撫以副朕懷故茲詔示想宜加悉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

山西陝右地居西北山河壯麗

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面號召萬邦頃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十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至平定以來民勞未息今者方寧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勅中書度倉庫有餘糧將將山西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今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章疏

晉孫楚代石苞與吳王孫皓書

蓋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

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御壁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祖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

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
天下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
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浮滄海交酬貨賄葛
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
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輶轅沙
漢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
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
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
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
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巍巍蕩蕩想所其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
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
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
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相扇
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太山
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
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

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威長轡遠御妙略
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及威奮伐深入其
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
潰曜兵劔閣則姜維面縛照地六千領郡三
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
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徒號滅虞
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
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生輔車唇齒之接
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疆殊不知物
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際濟濟雋
義盈朝武臣猛將所衝萬里上國富兵彊六軍
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
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山盡
木濬决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
望自剗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
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
師也然主相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

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
 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往使所究也若能
 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
 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
 祚江表永為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
 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
 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揚兗豫爭驅入衝正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
 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龍
 游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
 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
 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
 良助寒心夫療膏盲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
 决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
 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上晉哀帝遷都疏

伏見征西六將軍臣桓溫表
 便當躬率二軍討除二寇蕩

絳河渭清麗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
 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
 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
 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
 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
 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士崩之釁誠由道喪
 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
 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
 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
 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
 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
 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
 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
 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
 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
 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
 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

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
 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
 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
 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想不
 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
 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
 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跋於空荒之地提
 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
 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
 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
 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
 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
 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
 家所宜深慮也且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
 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
 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
 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
 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但可

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
 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
 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墾田積穀漸
 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
 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
 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
 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
 漢文簡樸之至去卜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
 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
 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
 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
 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
 王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
 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
 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
 者切以無諱之朝在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
 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于陳若陛下垂神
 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

如以于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國朝請 駕還京疏 臣惟北辰麗天而眾皇拱

君居尊而天下歸乃三道帝之所以帝王之所

朝受命而興建兩京於南北分十三省於

天下稽古定制設列文武朝觀考選有期腹

裏邊方咸治又每年差巡按御史以代巡狩

百餘年來天下安寧所以匹休帝王參贊天

地莫加矣

皇上繼承 天命率由舊章十餘年來天下順

治所以光昭 祖宗功德昭合帝王天地亦

莫尚焉夫何近年以來 親狎武弁疏遠文儒

既有京城四外之遊又 有過關宣大之幸近

又由大同至偏關過黃 河至榆林臣遠聞之

憂懼顛越莫知所措切 思郊天不遠儲位久

虛 兩宮孝養有缺四方朝賀無主機務之

繁於誰剖決 陵廟之祀於誰舉行况宣大

地方臣曾齋 詔往還 陝西邊境臣已奉

命巡歷戎狄頻侵而軍馬 不勝勞擾山谿險阻

而糧運至為艱難幸 遠臨焉將為戎狄犯

孫綽

才之定理萬世之常

以王胥以此焉我

武朝觀考選有期腹

巡按御史以代巡狩

以匹休帝王參贊天

地莫加矣

皇上繼承 天命率由舊

章十餘年來天下順

德昭合帝王天地亦

親狎武弁疏遠文儒

既有京城四外之遊又

有過關宣大之幸近

又由大同至偏關過黃

河至榆林臣遠聞之

憂懼顛越莫知所措切

思郊天不遠儲位久

虛 兩宮孝養有缺四方朝賀無主機務之

繁於誰剖決 陵廟之祀於誰舉行况宣大

如以于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國朝請 駕還京疏 臣惟北辰麗天而眾皇拱

君居尊而天下歸乃三道帝之所以帝王之所

朝受命而興建兩京於南北分十三省於

天下稽古定制設列文武朝觀考選有期腹

裏邊方咸治又每年差巡按御史以代巡狩

百餘年來天下安寧所以匹休帝王參贊天

地莫加矣

皇上繼承 天命率由舊章十餘年來天下順

治所以光昭 祖宗功德昭合帝王天地亦

莫尚焉夫何近年以來 親狎武弁疏遠文儒

既有京城四外之遊又 有過關宣大之幸近

又由大同至偏關過黃 河至榆林臣遠聞之

憂懼顛越莫知所措切 思郊天不遠儲位久

虛 兩宮孝養有缺四方朝賀無主機務之

繁於誰剖決 陵廟之祀於誰舉行况宣大

地方臣曾齋 詔往還 陝西邊境臣已奉

命巡歷戎狄頻侵而軍馬 不勝勞擾山谿險阻

而糧運至為艱難幸 遠臨焉將為戎狄犯

理細務耶昔周穆王窮海遠遊而周德始衰漢武帝巡遊無度而百姓疲敝觀之昭代

則土木之變近在已已當時荷祖宗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竭邊儲僅充以濟所損

實多稽之前事既如此驗之已已又如彼今陛下昌雪衝風而臨不測之地戎衣鐵馬而當

揭虜之鋒在朝羣臣各膺厚賞不聞救正惟保一已爵位之榮不顧九重危險之動監

閣府部重臣有同紙糊院寺科道等官何異泥塑時事如此可為流涕可為寒心可為長

太息也伏望陛下念皇天所付之中國重祖宗所傳之神

器早還宮闕覆庇臣民速將逢惡導非如都督朱彬者明正典刑監閣府部院寺科道

等官梁儲等亦加罰治實宗社無疆之福而史策芳聲亦傳之千萬世矣張文明

撫馭貢夷紀略敘

始鄭大司馬與蒲坂王公合策和戎不佞方備侍從廷議

以為不便賴

天子明聖下詔難極王公且

對如其詳在督撫疏中海內士大夫人人能道之也不佞私偉鄭公之為人以為王公

創議非有同德一心之助且將孤立而無與底厥功語云英雄所見略同雖千人咻之不

為多一人傳之不為少矣然猶以是策也可為邊民數歲之利而非所恃以久也雖王公

亦謂然今既十有數年矣西起墩皇東迄上谷萬餘里無一矢相加遺而遼左之役我遂

得志于土蠻大將以鹵殺過當封為列侯蓋我羈縻西單于使東虜失大援不能一逞

肅皇帝所宵旰而責邊臣拊解而思鉅鹿者也即王公亦不謂遂至此則以繼王公者有鄭

公也然人皆服王公而危其計而不知鄭公持之久遠使虜益堅約束中國無忘矢遺鏃

之費飛芻輓粟之勞焚掠虔劉之慘而並邊諸郡高城深池生聚教訓所以為捷伐膺懲

之具甚備則鄭公之苦心人不得而悉知也

不佞比持中丞節來撫晉陽適黃酋初立公
 為定其位 天子嘉之晉大司馬賜 詔褒
 美而不佞稟畫受成比輕表緩帶宴如也因
 叩公所以笑虜狀公手一編示曰策具是矣
 不佞受而讀之曰留質子在方公鎮而排不
 一之庭議櫻不測之 主威以就非常之功
 則王公寔尸之是可以觀讓長城之役恐啓
 戎心曠日持久未有肩之者公獨毅然任之
 千里巨防忽為我有可以觀勇莫難處者板
 升之遺孽公悉壞其謀初欲構虜于我而卒
 構于我遂至敗衄解散銷善亡者不逞之心
 可以觀智莫難撫者黃酋始以橫索嘗我繼
 以危言動我又繼以慢言激我變告宵馳而
 介胄之士擐甲以待公方翫之如嬰兒卒俛
 首就市可以觀度自其闕氏苦蠶左右貴人
 以下日獻名馬橐駝請乞無厭公揮塵謝卻
 之細者海畜大者斧斷村背楹吭足以開其
 志而奮其氣其機圓而神其事方以知可以

觀材昔子產相鄭交執晉楚之間善其辭命
 鄰國敬之然趙孟叔向遠罷伍舉之屬皆民
 譽也故其悅其言輕其幣而舍王馬夷狄犬
 羊耳嗜欲不同言語不通公曰將茶拮据傳
 譯與語變化俄傾之間非可以懸解預造集
 衆思而後應之也刻中所載存十一于千百
 其遠攬獨運公豈能盡言而人亦豈能盡窺
 之耶然豐豐之致令人解頤假使蘇張復生
 為公掌記亦不能贊一辭矣詩曰辭之懌矣
 民之莫矣又曰嘽嘽熒熒如霆如雷公誠文
 武命世者哉

王道行郡人布政代

奇功殊眷敘

今天子撫熙洽之運與執政大臣
 銳意治理薄海內外罔不從人獨

北狄尚阻聲教邊民歲苦之 天子視今太
 傅王公有大略自固原鎮 召移雲朔以重
 京師右輔公至覃布章程申嚴號令一時驕
 將隋卒斤斤奉法虜至輒創去無所得酋首

俺荅欲連土蠻東犯伊孫把漢那吉恐公批
 擣其後勸留不可乃以親兵十數騎叩關自
 歸人謂謝絕便公不聽善遇之策虜必擁眾
 要我集其陳以待虜果大至又失利去始卑
 詞請和虜使歸報知王公視其孫厚則又喜
 而祝額指天曰王太師天人悖之不祥願禱
 屬國終身不南牧公語虜使曰吾速逃爾主
 寔始媒怨願得渠魁以請 天子仁聖必許
 爾平且王爾北庭不則盡殺若葷故趙全虜
 所愛不得已出之公平戎於 朝 制報可
 於是那吉既還俺荅率諸部酋長頓首呼萬
 歲貢名馬 闕下各受封賜有差自是與日
 本朝鮮孕顏上番諸國使軫接畿甸獸舞高
 祝復如 祖宗盛時矣九邊民夷雜市諸貨
 出牛酒乳酪相慰問大司農歲省戰士金錢
 數百萬 天子嘉之告于 郊廟進公大司
 馬太子太傅賜蟒衣玉帶任一子為錦衣千
 戶世襲以表殊伐於是農嬉于野商 坦于

家頌巷謳祝公壽考永殿 天子之邦而能
 言之士往往形諸歌詠某素沐公知因推士
 民頌祝之意繪為五圖一曰單于款塞二曰
 三秋宴然三曰功垂帶礪四曰鈴閣蕭閑五
 曰萬里鷹揚各繫詩二章鄉大夫又益為古
 近雜體若干首總為一帙題曰奇功殊眷冊
 云竊惟自古大臣建非常之蹟必銘諸鼎彝
 播之雅頌所以垂光盟府淥譽千祀者詞甚
 瑰瑋閎麗為世所稱如竇憲勒銘漠北杜預
 沉碑峴南是已然或兵出無名事因摧朽過
 為誇詡以貪天功君子無取焉豈若今神運
 樽俎之間策出周秦之上哉况公邃養淵識
 文武天授幕下雕龍之士非不能揚其休烈
 以詔來裔乃歆然不居歸功君相此其德度
 過竇杜二君遠矣初公上便宜時朝議咸譁
 謂黠虜難馴終恐覆約至援 先帝禁制折
 公公持益力辯折累數千言大略謂帝王待
 夷狄未常絕其納款錫封通貢所以外示羈

糜內脩戰守非恃此為固也夫拒之甚易一言決耳第恐老酋慚沮必有憤心臣鎮屬諒不忍犯在薊遼關陝諸邊將無寧日矣天子竟躓公議用以底蹟於戲英雄豪傑負卓犖之材臨策決機甚易事耳馳勝筭于千里爭是非于近貴此古今所難而忠臣之最苦也昔趙充國以計困先零不煩兵力朝廷數詰責之至有破羌彊努之遣獨丞相魏相力贊以為後將軍言是卒從其計諸羌遂定圖功未央跡公行事老臣許國得內襄之助千載合符休哉盛矣雖然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蠢茲北狄至厯宵旰固明主之美疹也賴公盧扁之矣繼自古今警戒無虞保蘇元氣不曰法家拂士之任乎公疏謂夷狄盛衰無與於中國理亂至引元成故事為解旨遠辭微廷議率未之及獨以邊圉弛備為憂豈探本意耶區區草莽之愚尤願公極言之為

宗社

計垂無窮焉

王道行

上崞縣妖賊李福達疏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欽明大獄錄前

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崞縣人本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窠居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眾亂攻殺長吏屠其城邑後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五臺縣詐稱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其罪悉寅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治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欲貸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具午反狀聞尋奉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勛懼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朝廷流毒縉紳蔓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擊詔獄

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
抗疏言官也或埋魂狂狷或委骨窮荒山西
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揮馬豸等皆
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
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書致問而稱
為朋黨以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
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
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
李大仁李大禮等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
成案人不敢復言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
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延綏訪得徐
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躡之鄉也質之故老
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
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
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子孫當
出世安民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川撫
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復按問佐驗其
明招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

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
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
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
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
對彼此互見不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
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
能撫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
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
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
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雖舉族誅夷人
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道乎
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益彰法當剖棺陳
其屍以正斧鉞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
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止其身
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闔門
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
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勛
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

白日撼風霆蒙蔽日月使舉朝側目卷舌藏
聲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權奸之可畏一
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俛
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
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
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正今日正人心銷
禍本第一義也至大學士桂萼張璠等時以
三法司被逮缺官奉命典獄彼皆心膂大
臣也一言悟王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
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卹使國是淆
亂人心危懼載筆特書不免清朝之玷
禍端寢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彌
直之責察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無
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上以馬錄為首惡
欲誅之賴萼等申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
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也或有所牽制不得
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必
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充是

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
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
而不敢忤國法世之所謂狂瀉砥柱非耶今
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恤
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上裁特加優異以
廣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
士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
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
故天網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
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
顛覆矣國
家何賴焉

龐尚鵬御史

奏止開礦疏

夫開礦利害諸臣言之詳矣大約

利而有害利少而害多

皇上從其開者而不從其罷者豈以大臣言官
皆不達國計獨此武弁數員言可信邪愚誠
不知開礦利害竊謂礦非自今日有天地開

詳

闕以來即有不聞古聖帝明王曾開亦不聞
 古頌輔良臣曾請開果有之經傳何不一見
 邪聞稱堯舜者曰投珠於淵抵壁於山稱成
 湯者曰不遜聲色不殖貨利非獨帝王有之
 也王孫圉之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為寶非
 獨楚書有之也齊威王之對梁惠王曰寡人
 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有四臣者將照千里
 夫古之所寶者常在善人不在珠玉

皇上之所寶可知也

皇上聖神即無能佐下風然數年以來所貶而
 在遠者不計矣所棄而在野者不計矣愚不
 敢謂其人皆忠臣義士也而亦豈無抱龍比
 之丹心建王魏之謹言裕賈董之學術秉鄭
 崇之清德堅張釋之之守法者在其內乎百
 而有十則所遣者十矣十而有一則所遣者
 一矣一忠臣黃金盈千可抵乎一義士白金
 盈萬可抵乎

皇上方咸三登五以堯舜成湯為法而諸臣為

皇上計乃出王孫圉齊王之下目
 皇上亦安用開礦為也

皇上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王食萬方筐篚
 萬國天下帑藏皆

皇上之帑藏天下財賦皆

皇上之財賦白米織文千艘萬廂則取諸吳越

羊羝則取諸秦潞絀則取諸晉金則取諸滇

扇則取諸蜀磁器則取諸江西太倉為庫太

僕為廐光祿為廚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何

用以開礦為足國乎即大工肇起戶兵工三

部自足給之其有不敷四方且開例矣百官

且捐俸矣必無藉於礦也况今和氣未洽歲

徵多咎中州之水未已而蝗繼之關中之虜

烽未已而旱繼之山西連年三關兩直腹裏

旱秋禾成則夏禾枯天鼓時鳴地震不已流

星示異回祿兩遭虜警日至其小民之嗜利

而不憚為盜若天性然今所言開礦者皆利

臣也無甚廉節遠識所用以開礦者皆礦徒

也習於作奸亡命以如是之臣率如是之民
安保無生事在異日萬一套虜報忿于關中
山西之永寧州汾州府河津縣隰州蒲州濱
河所在皆可處也倘

皇上慨然沛德意下
萬民稱不殖貨利者
皇上稱投珠抵璧者古則堯舜今則
皇上如是而有正賦正供常用不足以貽
皇上憂臣不信矣

魏允貞巡撫

晉城圍賑記

嘉靖辛丑秋八月十有三日虜俺
答阿不亥等率眾十數萬寇太原

太原省城 宗藩三司在焉號稱重地虜疑
其中有兵乃列營千餘薄城周以瞰城諸門
為之晝閉是時旁近縣民男女聞虜騎至輒
匿草莽陶穴岩洞中多被殘殺間從昏夜得
脫奔城下至數百千人號且泣聲震天云已
數日不食乞內附余時分守南門欲啓以納

僉謂虜大營密邇恐
虜騎雖眾然吾方嬰

突至不及闔不可余以
堅城且利器在焉使人

覘虜營覺稍動即扁
亦非所以示人也即

門下關要未暮且晝扁
有事吾請當之乃令武

夫數十人盛陳火器
大開城南門列卒為

實藥其中以埃灼傳令
衝物色而納之如是者

曰二次始城中積粟
被兵大姓或懼內變

少民俗故靳施予加之
則扁其門如重錮通民

男婦投空寺觀祠廟
冷襲人民衣或被虜

相枕籍會薄寒露風冷
褫至腹又朽空啼聲徹

近遠諸生為余言余
所得專發即發須關

惻然如割念官庾非余
白即關白須及信宿且

雜糠粃不可食度諸
俸餘倡諸生家饒干

餒甚乃出衙中熟粟及
資者即諸生吏相勸誘

不終日得米數十石
食饑者寺有大釜可

即城中東崇善寺為糜
炊兩石許又念人眾

先至蹈籍且易淆亂
事者如王廷盛朝士

或不分給乃選諸生敏于
葦數十人部分之令男

女異班且別老少分以給俄頃而辨內多少
 艾婦女率無衣蹲而蒙面相聚泣余為市買
 粗布數十疋裂使為裙蔽以行仍納之尼院
 喚老尼來戒諭使居視禁約男子毋輒入計
 口給米令自炊仍籍其鄉縣父母或兄弟虜
 退檄其家來昇取又以其羸分餉司府衛邑
 諸獄囚時城中軍及門夫亦多斷食色甚窘
 羣來告余余猶未之信乃問諸士民云城少
 抄積諸皆日營而後火今城閉浹旬胡自給
 又無從乞假若不貸之內亂余為亟言諸大
 巡良齋王公官倉又闕則請借預備倉折以
 給令他日抵還眾始定然見穀亦苦無多數
 嗟呼是時兵圍城未兩旬而人情嗷嗷若此
 假而彌月或數月甚至期歲曷支也古謂雖
 有金城湯池無粟莫之能守諒哉事既寧諸
 生請述厥事以告有位 胡松副使

上呂撫臺十二策

○一 鄉約原係良法人人稱
 二 小醜當人心搖動之

時四布飛語只宜鎮靜待之設法邏捕以絕
 亂原比聞暫示停止恐被奸人得意蓋臺下
 昔在按行鄉約人人稱便今日人人稱擾何
 也彼時未嘗查點故也若免委官便其作息
 稍稍提撥之如六轡在手範我馳如然犀
 照水異形畢見豈可以人言震撼格而不
 至如軍營鄉約似不必行蓋登寫惡人使悍
 夫曠目亦什伍不和之本至如練鄉兵審備
 役完逋欠起房課皆于此取之頭緒既多疑
 畏轉甚不如止禁賭博盜賊并習邪教者其
 餘一切報罷則民不擾矣○一 火夫偏累貧
 民不可支聞臺下將欲行門單派銀顧募法
 衆輕易舉意甚善但間闔情狀多端立法之
 初貴乎精當然後可以如間架有大小優免
 有多寡居住有遷徙有門面敗惡而中實高
 華者有居址雖大而家事消敗者有門面多
 而住房淺促者有背遠市井原無大累者在
 集父老士民雜議或沿或革各從省便寧失

之寬無失之苦庶不遺累將來在今日事事
清簡他日必事事繁重起夫派物有增無減
時之所趨如江河每下彼有依負黃緣者巧
于規避皆難預防故不可不慎其始也○一
稽查典舖雖彌盜一法但簿籍官印可欲者
多異日索金珠求異物必于此焉取之如本
城先年報金行括銀匠使人人股慄遍市騷
然典舖有閉而不開者慮及此也又貧民糧
差緊急變賣衣飾所得無幾尋保人不無少
費至抱空質而反宜從簡易止盜賊事發得
利過當者以其罪罪之亦足懲矣○一各縣
避虜堡塞近多頽毀然有官堡民堡之異民
堡以眾力不齊怠于脩築官堡有點閘查盤
之擾歲費十四五金民間視爲檻笮故日損
之圖滅其籍一旦虜至實爲可慮似應通行
查理嚴禁科歛及該房需索分例之弊以漸
脩復亦清野之一端也○一守城夫往年俱
有分定地方梁口遇有邊報臨近可以一

而集若譏察非常遊徼警急得標兵往來策
應可保萬全至于脩城堡挖窰審整備軍火
器械勾檢壯健軍餘易朽銳而實營伍皆非
一時可以猝辦今日在所急圖悉心料理有
惟日不足者矣○一大城南面舊有連城濠
塹受東山之水殊爲順利日築連城後淤泥
墊隘日益高起久之不已則水勢必怒而壞
關城不如去之關城雖磚包頗傷卑薄又無
意移府佐一員建廨其中兼管地方稅課專
任脩守事便責成庶附關之民有所恃以無
恐焉○一聞製守城板屋于梁口外未知有
無如有之計費甚多藏頓易朽而臨時未必
得用古有負戶而汲者危急存亡之秋撤屋
材之不可勝用也○一力差之累莫烈于大
戶而大戶必至破家一切公私無名之費于
是焉取之而左右用事之人將本戶應納錢
糧索赤曆徑自勾消或委點查索取分例故

應役者不得不侵漁以自補縣官又爲先發制人之術抵罪追贓事外加罰塗上官之耳目以絕其反噬之心雖經控告上司卽付使自治之斃于獄者數輩而原詞沉矣是以死卽死爾值新令稱賢庶政更始竊恐各縣猶或有之議者欲盡革大戶止于官收之解亦似可行如江南庫役奏准免編所謂先人之射而去其的者也雖不便于官實便于民焉○一今歲秋成近年所少市價太賤不無病農若令民納本色做兌軍米量加席草鋪墊等費增十之五則京坻之積可以立致起解邊糧借庫內別項銀兩至春間出糶補還則市價常平民農兩利管子輕重九府之遺意也但事體頗重須得諳曉漕規一二人諮之○一鄉約保甲初行甚覺肅清自停止以待收秋致懶散此法與民無妨宜時時提撥之遇有不孝不弟好勇鬪狠之人略加朴戒可以省訟息爭如但勸化而已爲惡之人雖

登記姓名非所懼也故約束不嚴人無畏懼量用夏楚卽有邂逅致死者以其罪罪之耳在職官亦有故勘之律何足病良法乎○一宗室自白有擅婚之例遇請封名四開編局今無祿者四五百人再過多年更當倍蓰倘迫于衣食羣聚不逞何以處之似宜廣集諸宗講求良便中間係嫡生而貧不能自達者特爲代奏其餘濫妾所生知一派果真亦宜量予名糧有堪教養者專勅提學領之諸被經該衙門及管府事宗室百方阻抑懼巡邏校尉啓拏不敢自列若立法嚴限填寫日期格眼每宗一張從報生爲始請名請封請婚生子一填之稽查旣便文罔可寬至如五宗保結與攝府位下管事人尤甚索勒開口溪壑之欲不可盈厭格眼一填皆免蠶食矣○一今日急務在于固人心清吏治去蠹騰聞喜張大石爲榆次巡撫凡脩城堡廣積貯放軍糧戢互市事事可爲後法直指查盤委官

入其境裹糧自隨乘一駝轎而已持法太嚴
軍士有彎弓向臺門者聚斂如林堅不爲動
至早堂細打巡捕指揮使呼射者竟無一人
敢應譚二華爲兵備戚南塘爲參將皆行軍
法而衆志帖然不爲異則恩信有素足以制
其死命爾故恩有必用務爲可繼威有不測
使之難犯在臺下自有妙用非愚昧所識也
王道行

記序

重脩察院公署記

山西故監察公署在晉陽者
近市湫隘市廛高俯署垣而

器徹其中於法不宜已卯夏巡按御史黃君
以上命至病之而重改作無何會脩邊當巡
功遂行視三關而歸無何又會大比武士
慮囚計吏歲革乃竣始行河東諸郡邑庚辰
春歷長平夏四月抵上黨未卒事而晉陽公
署災則置上黨還問守者弗戒伏諸案牘

者補之完已乃議更諸爽豈若藩臬諸大夫
若晉陽守議曰微災茲署固當改作况天意
若示使君以更新者改卜便舊署址東北有
隙地高曠卜之宜請於晉藩以舊址易之
御史君曰可夫役倚辦于有司以煩里旅征
繕騷然吾欲官不知費民不知役何道而可
僉曰惟命於是則籍爰金鳩工巡撫中丞高
公又佐帑羨而役始興與御史君曰夫私家董
役必身親之不然必其心膂者也吾旣不能
身親當屬可爲心膂者何道而可僉曰唯命
於是則使晉陽守張君脩吉慮事以授同知
邢子嚴而以衛經歷王廷擢邵絳陽曲縣丞
杜仲嗣分功御史君曰夫私家之役其費已
出其成已屠其傳則子孫故事有經而工完
姪公家傳舍耳費不已出故多冒破假令織
書又生怨咨工崇侈則滋虛飾假令務儉又
多著蹙甚矣公役之難也何道而可僉曰唯
命於是則懸令以程功曰毋問而費費稱事

毋程而後役如期基欲固守欲壯墉欲厚欲
崇毋華麗是圖諸有司奉令惟謹始季夏迄
孟冬徃閱月而成不愆于素會御史君行部
竟卜日而入登堂歷寢周視外垣顧藩臬諸
大夫若晉陽守曰美哉古人重始之者吾欲
後來者享其成而念其始也蓋諸史氏記焉
僉曰唯命於御史君以國嘗守史官遣使抵
京師屬國記其事御史君應坤余同邑人戊
辰進士其風裁著晉中
他所更新不啻一署

重脩布政司公署記

山西古冀州地若大原則

皆爲巨鎮 國朝宗親之府藩臬之司軍衛
之帥皆于是乎設而布政之署在府治東洪
武初卽元行中書省而改建歲月之久薦至
傾圮官守繼承躒屢繕脩然亦補滂飾隙而
已弘治丁巳益都陳君清爲布政使天台潘
君祺爲叅政節用積財調食鳩工興大建之

謀然後堂儀門外門及三廡舍僅立而陳君
陟都御史去且連值兵荒遂爾停寢逮歲壬
戌潘君遷左轄邊警靖謐而時亦豐稔於是
復舉前議旣請允於巡撫魏公巡按藍公又
審諸叅政任君弘杜君忠畢君孝叅議王君
律斟酌事宜規畫制度役用諸注公不以妨
農費取諸帑藏不以病民拓其堂基開其廡
地不威而人從不迫而事集不半歲而完美
堂之爲楹若干廡之爲間若干堦堦嚴正而
廉隅整飭棟宇峻起而簷阿華彩信所謂如
竹之苞如松之茂如鳥革而翬飛也已工始
夏四月訖秋九月方落之際而右布政使吳
君度叅政曹君鳳各捧除書來蒞嘉潘君之
能事而喜茲署之有成於是相帥謁予爲文
以勒瑱石示永予辭不獲爲之言曰昔人有
記政事之堂云斯堂能易人非能易人位夫
堂木石之爲也胡能非人罪人哉顧位乎此
者或戾於道有愧斯堂自爲清議所不歸耳

誠使登斯堂以發其政必正其身必忠其事必執國是不以所畏所慾而渝於上有補於下有惠如吾潘君之今日則於斯堂為光聲聞以彰顯庸自不能外之堂胡能榮辱人哉昔召公布文王之政嘗芾甘棠下後人不忘其德因愛甘棠而不忍翦伐况聽事之堂乎然則他日君應召去觀茲堂庶仰慕君德不有如甘棠詩人之不忘乎故記之以俟訖工

重脩按察司公署記

弘治癸亥春二月山西按察使陳君作新公署秋八

月其功成其同寅諸君子嘉其功之偉謁予文立石示永久辭不獲乃為之記曰山西按察司舊署其始建肇於洪武庚午歲逮今百有餘年矣憲使不知其幾易繕脩不知其幾番而棟梁薦以朽簷阿益以摧因循度日甚至久矣覆墜為患至是極矣幸哉陳君作茲盛舉攄通變之才身創造之任既以度之已復以審諸僚又進而請於鎮巡巡按僉謀允

同龜

叶吉於是徹其舊製其新堂庶門廊

以間計者凡若干陛甬墀渠以文計者凡若干卑者崇之狹者廣之窩者平之倦者憐之不但前堂後室之完美而清軍屯田之道經歷照磨之所吏胥之舍燕息之所悉焉以備燦焉以輝不但傾覆霖潦之患除而高敞宏麗足以壯雄藩之觀嚴密靜深足以起人心之敬於戲偉哉陳君名震慶陽人胄出武弁發身進士為名御史其執憲于晉尤簡明果斷伸枉決滯有如古之發奸摘伏者故宜成此曠代未成之功也先正云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務其宜然後有功請以是為君頌尚期其大于他日

重脩太原府公署記

自逾太行迤北抵雲恒岳盤其東大河塹其西環

地數千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晉之故疆而今天子以封諸王所謂山西者也屬府州

邑百餘計觀其山川之雄邃風氣之綿厚城郭之堅完原隰之沃衍有因高節夷固外宅中之勢蓋太原為第一郡故國都所建藩省所治武備風紀所司咸於是乎在宜不與他郡等 朝廷往往擇所守率難其人洪武五年秋山西省以守臣闕伏聞 詔以朝列大夫同知平陽府事淮西胡公維進階中順大夫知是府始公之至以清謹端正為治執吏民於大法剔蠹蒐弊離紛决壅處以笑談不數月政以和上官莫不嘉之公惟府治之廢也久苟托署他所地偏屋卑不即為圖以新厥觀于我 國治謂何乃諏於眾口宜遂營於省治之西百步許辨方正位而通衢背崇墉拓基聚財百工偕作始于是月之某年明年某月告成聽政有堂退思有室推謙有廳賓屬有幕廡分六曹門設重扇與夫解地倉庫典獄之所一如制式氣象聿新過者竦然若嘖嘖不舍去五月某日公移署新治而修

佐賓屬及郡有司邦人士凡執事者交賀畢合樂以饗於庭公若曰噫來汝眾予承

天子命收此邦三州十九縣之人人之利害休戚懸於予予敢不祗慎乃心以荷 天寵以

敷宣 聖天子德化而與若等事予誓自今凡我在位君子洎若等入斯門行斯廷

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心新厥德毋忘天氓母替天職母苟天祿敬念哉一或從欲以敗

厥度藉令眚咎殃於身獨不上畏於天而下辱斯地乎眾唯唯而退皆相勵自慎且願立

石以著公績示永久爰屬記從事某竊惟皇帝既新厥命以禮樂教化陶天民守令於民

為最親故新民之效責守令此宜公於新治宇之初諄諄然誠於眾是將去舊以即新

新其德以新教化新教化以新民俗豈若務新耳目之觀聽氣體之居養者而然哉民俗

既新斯無負 聖天子責任之重矣山西諸郡抑不有聞風而興者歟吁今之為教伯得

如公落落百數輩參錯天下皆用心若是何
愧夫古良二千石乎故予不辭而爲之記

築陽曲縣新城永寧二堡記

陽曲縣治城西北
二十里爲新城里

新城稍東二里許爲永寧堡公旣以奉明詔
築永寧卽永寧築也其略具王方伯語中先
是永寧之役百姓曉然知大夫奉明詔以藩
蔽貽我以安也且私相戒曰往大夫不輕用
我非不用我以貽我以安之爲用也奈何大
夫寔安我而我輩烏惡力不已出爲大夫用
也里中爭負版築者蓋恐後期矣新城人亦
私相戒曰天子以大夫貽永寧人安大夫豈
其築一永寧而止以稱塞明詔必不然矣吾
屬父老且扶杖跪大夫堂而請之大夫卽用
我其亦貽我以安乎于是大夫則往謁鄭中
丞而爲新城人請中丞卽檄大夫以安永寧
往焉大夫慮事乃授陽曲君量功命曰平版
榦稱畚築高則三丈有尋方廣可五里各門

爲社倉一區以備稔且北防虜以佐異日縣官
之急矢石甲兵之屬不下數伯計是役也大
夫令勿民力是徵而民願輸二千五百金亡
怨言官纔百金爲參伍犒民且營自乙亥三
月歷兩寒暑而落成不愆于素落之日彼中
父老更扶杖跪大夫堂而請曰往大夫安永
寧今日安新城矣唯是不出阡陌而兩堡峙
然爲晉民千百世計我晉民其有賴哉此大
夫之伐也敢爲大夫紀不朽伐大夫遠巡謝
去之若不居也不佞某曰以余觀于是役而
知大夫善不用之用邪何以故陽曲以一縣
隸太原亡論賦役困重爲里中父老憂卽上
而郡守上而分部大夫又上而鎮巡直指使
者一切公私倚辦于陽曲我陽曲民不勝其
困而往往逋逃其門且重爲一二君侯憂大
夫三載持衡部中一切議罷之與百姓更始
以是兩堡之築百姓曉然知其貽我以安也
此而不用其如自撤藩蔽何非不用之用大

夫之善邪噫嘻此直大夫土苴耳頃大夫天子重臣秉節鉞登臨封狼居胥之上北規虜情是豈可久豸而獲之也虜情且叵測異日疆場有事則此兩堡者其伏也如堅左右壁其應也如張左右翼其踐墨隨敵而使之相救也又如捍左右手誰謂大夫用民而僅僅在版築間邪兵家譚曰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為用不善用兵者用其為已用用其自為用者兵莫不可用大夫有焉某不佞敢持是為大夫不朽伐大夫劉名漢儒中已未進士洛中陽曲君屈名灼中甲戌進士關中人里中父老德之將與貞珉俱不朽云 黃廷綬

重修太原縣城記

太原古晉陽也自景泰初年大尹劉公始築城至正德年

間頽廢甚矣王恭襄公偕大尹梅公脩築粗備大尹吳公易埤以磚然猶不足以禦虜也嘉靖庚子北虜猖獗乃自雲中突入太原城幾不守比歲邊報無日無之民心惶惶惟恐

室家之不保嘉靖已未邑侯曹公來守是邑喟然嘆曰城以衛民城不能守民何所恃而不恐乃下令曰城四面卑宜增高薄宜增厚共記高三丈五尺厚二丈濶三丈高者嶄然深者淵然虜人見之自不敢近雖羽檄交馳而民嬉然無恐計用夫四千餘名計其功纔二月耳闔邑士民僉曰城屢脩矣未有若是其完整也工屢作矣未有若是其神速也今工不旬月人皆安堵非公之才能若是乎蓋文諸石以垂永久予曰昔之為令者政令不孚人心不信故脩城之議名雖存而實則亡日久而事不集徒增下人之弊耳公嚴以督眾公以立法嚴則民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是以法令一出而庶民子來懽忻踴躍畚鍤如雲而怨讟不作成功如是其易易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保障哉公之保障其又出於尹鐸之右乎易曰說以先民民亡其勞公其以說道先之歟公蒞政精嚴令出惟

行凡事立就在任三年入翕然不敢犯此特
其脩城一事故不及其他政云曹公名來宴
字子惠石琳其別號云

高汝行

重脩崞縣城記

崞故樓煩要塞綰雲朔忻代之
衝寔曰崞口異時虜窺雲中烽

火達於郊關旦夕講守備甚急邇者名王解
辦稽顙稱外臣邊境寧謐有司見為無事稍
稍弛備自寬比於內地垂橐臥鼓城障或圯
而不葺識者慮焉夫江河雖無泛溢然隄防
不可去也旱之舟水之車不必用而計用之
事固有若緩而急者即使王幕盡空邊塵不
言寧可恃而忘戒大中丞魏公蓋覩而憂之
曰孰能更築崞以威民懼戎使三晉無憂單
外而忻代之間犄岩邑乎則又曰孰能築崞
以威民懼戎而又無勞民叢怨也在昔治晉
者蓋寧為保障至論堅城乃以為疲民力以
完之不能復以疲民守之此亦預患之憂也

以諗兵使劉君劉君曰是誠然然顧所措何
如耳吾不能勿費而能使民無傾蓋藏以佐
費不能勿勞而能使之無以版築荒南畝也
吾何忍以數十旬之不宴不以易百世之安
即不佞敢受其無咎則請公帑所餘八千金
庸以易堊甃木石又以其餘而儗閭民與伍
旅之暇者工作之擇精力廉吏蒞其事起於
萬曆戊戌四月巳亥八月告竣工城以雉數
者七百四十高四丈二尺厚三丈八尺樓櫓
崇峻池隍深濶懸殿置鍛肅如翼如下不罷
勞上無謗讟是役也庀材用則經歷呂子才
縣丞崔德為植則原任佐擊時而學典史趙
夢麟察工則太原周守詩崞縣袁令應春而
大中丞魏公兵使劉君則肇始經營有至計
焉功竣請紀諸石馮子曰余吟詩桑土管蒯
蓋懼然惕誦澤門詛祝乃又嘆動衆難也今
之禦戎者患在狃一時之安席中國廣大弛
防秦寇慮患不深知所患矣而措直失宜煩

民重困弱賄胥讒母乃衛我而顧股之仁者
 不為也崞之役豫患以固吾圉功立而民安
 之使無事稱保障一旦有急承而守焉曰是
 某公之所寬也三晉無單外而忻代之間恃
 以安其憑藉不亦重哉夫致治之道根本強
 固而精神折衝余於崞而見中丞兵使之精
 神屬邊徼之密也強本禦患制勝恃俎也此
 寬其大者矣豈不偉哉

太原正祀考序

正祀考者何考諸晉乘名宦鄉賢從祀者正之也名宦者何宦

斯士有功烈駿名者也鄉賢者何生斯士有
 休懿可範者也夫宦有賢名賢稱鄉好亦既
 取而祀之矣何為而考正之也夫正者正其
 人之不正也非正者正以其未考也惟考當
 之慎斯正之嚴斯祀之當祀之當斯淑慝
 辨淑慝辨斯監戒昭而人思勸此聖王
 鼓舞萬世之機也刻之者何懼其久而泯且
 湮不正者或得以濫與也斯舉也述邇太古

邇逮我

明貴自公孤賤極遺逸太上以德

其次以言苟裨名教咸庸考定否則報享無
 徵風世無紀奚祠為矧澤以世存名由實著
 禮自情通者又紛紛於其間嗚呼正其不可
 已也夫仙居景山李公來按茲土者謁文
 廟遍觀二祠穆然興感議下文所司校讎裁
 定煦不穀爰宣諭郡邑長咸具祀帙以告於
 是搜冥摘隱覈真拔特抑浮黜偽思為典禮
 助茲用告成職當序諸首簡竊仰而嘆曰猗
 歟休哉祀典之制也聖王所以曲盡人心感
 動人情者也是故曰法施於民曰以死勤事
 曰以勞定國曰能禦大菑曰能捍大患五者
 作則固至嚴且重矣非此不在祀典夫祀之
 言事也匪誕匪賣事之道也誕則弗任賣則
 弗歆况夫孔子之祀也東漢永初始有關里
 之舉厥後釋奠用人佾軒懸之樂儀文漸盛
 則知二祠祀典闕而未講久矣洪惟熙朝
 撫運凝圖創新洗陋正號定儀典禮大備尤

于廡位簡釐從祀諸賢經法奕休百世莫易
 宗廟之美當時且謂得門而入者或寡則今
 之祠而祀也可無俟於正不考而識也哉故
 治國如示諸掌必在明郊社禘嘗之義而忠
 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亦自飲食將幣帛之餘
 也在昔法施如魯堯勤事如舜定國如禹禦
 捍如湯文武已等而上之後有作者雖必不
 可企而齊令德膚功昭昭睹記於禮皆在考
 正之選矣論世推澤辨名度實比禮協情固
 有前人之章程在或詭僻以蔽臆附自私非
 不穀所敢知也然則三皇汨于醫師軒轅謬
 于筭祖太公辱于武夫又後世之所異而憾
 者禮樂以俟君子其孰任之况夫八蜡之列
 雖猶虎有功於人猶不忘報至尊既祭之未
 且及於輝胞翟闞之徒苟祀典所與者烏敢
 以訾議之耶是故祀名宦以重功也弗沒其
 德祀鄉賢以貴德也弗隱其功詳于古公論
 弗可違也略於今 盛典未敢僭也一得自

限尚有採酌未精而疎略之者幸賴高明增
 損之耳噫嘻茲考也風化關焉由今視後有
 能興起焉者知風所自庶無負惓惓崇祀之
 美是景山公嘉惠意也不穀將冀觀厥成焉
 耳又何贅

閔煦

重脩太原府城隍廟記

晉陽古狼孟之墟倚山為城其隍受谿水而注

之汾最號雄麗是宜有神物憑焉以固國

高皇帝拓若干雉重建

親藩以命吏治之凡

上官者令矢于宇下加惠元元意至渥也地

故邊虜嘉靖間胡馬闌入輒狼顧失利去雖

廟謨宏遠而神庥昭祐之功宜有默運于巖險

外者祠之中為廟以妥神前為享亭一門二
 門之外峙坊表焉後為寢兩廡有冥考像設
 絜絜可畏懸鏞建鼓當碑之左右致齋之館
 在門之東偏而南起阿閣數似春秋祈報雜

奏伎樂其上以娛神入則備矣蓋創自國初而恢郭附益之或因于官或勸于民載在麗牲之石可也歷歲小損僧人普美圖新厥構得請于公府爰暨士民咸輸力恐後凡得若干緡以授匠氏始萬曆改元之明年再期而畢則廟貌岳岳眇眇有加矣道官張全一適謁選至掌其事徵文于余余謂吾晉之民崇鬼而信巫蓋唐風無幾焉遍國中若干祠皆無若城隍之祠正夫祠外神有一而百餘所無謂也又不若城隍之祠專祈歲禳稷備物致享他祠盡祠已則不若城隍之祠嚴何以故載在功令命吏之所禮祠也不亦正乎且也據名都而總百邑若州牧領其方之諸侯屏翰天子然歲時禋享各有分土不相淆不亦專乎與藩臬郡邑之長若二植禮覆昏幽明表裏則

高皇帝寔命之冥考像設亦秉三尺意也故嚴曰然則不廟祀何王子曰古者諸侯有社稷

山川之祀至于今因之城隍固社之別也諸壇墀可矣又

高皇帝于郡厲詔主百鬼別其良莠所以風北姓使疆為善紀曰祭不欲數數則不敬夫于社則祀于郡厲則祀廟之祀不亦數乎然俗節獻享聽民絨幣把香婆娑宇下不以為數且不敬也則奈何曰地廣民聚治之不可盡治也日相角以力相狙以詐而竟逸于三尺之外是大亂日具已故弗迪于義者十而一麗辟焉則已疏况不止于十乎庶獄之慎百而一無當焉則已感况不至于百乎夫惟神也不可不知人以為無弗知也春祈秋報絨幣把香而至者徘徊顧瞻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宜足以消其猛鷲陰賊之氣而開其悔過遷善之心于教化宜有裨焉故衲子振鐸一倡赴義若流水人心與鬼神相為感通可以識治道矣至若他祠不典託為姦利而鳩僇方繁民靡于費何如其正也小其情

災靡神弗舉何如其專也羣遊治之人競角
觝之戲士女縱觀蕩凌禮教何如其嚴也冥
冥有遺行獨以此為善事鬼神俗之蔽亦久
矣在位君子固不得盡棄之耶 王道行

新建河神婁金神廟碑并治河初築石土壩紀

略 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會城地卑濕土疏
且沙淖故善徙 肅皇帝季年曾奪阜成

門入浸民居頃年兩捍之以壩費約工徑審
用無就往往咎土惡亡亦萎之無何耳中丞
李公初拜填撫卽厪厪於此適歲多雨一日
諮所部曰水患浸久亡論城為兢兢卽詰武
且慮剝膚何以春秋耀我甲士又負郭而居
者田廬孔棘行者迂塗涉者苦厲皆病也是
水如我何檄所部奉命唯謹中丞公更親駐
河上初擬穿河西渠令水直下挈大忘細它
弗皇恤然力鉅矣又無如赤子何且也水近
城唯恐其不西乃又唯恐其俞益西也奈之

何令芟牧其中哉則自把兌溝起抵教場南
沿流作石壩若土壩初作木頗乘雨漲溢又
新築不無失得仍逼教場迤南日中撼振武
門外橋居人夜坐屋上謀毀室去中丞公復
臨勞之曰費無恠小役無徂近則惟永終圖之
于是召寧武崞縣陽曲石人若干名取石于
山椽採之寧化約丈有一入地率半之中雜
薪捷稻藁東郭之赤植和以石塊後又加鈎
椽合三成一相地之叻每石壩率十累或儉
不下八累累皆從衡間作鈎以縫合錠形灰
液而木紐之又起大小壩頭若干前出數武
殺水怒又自沙河南作新渠直導之西其役
初用營士掘水大作旋以餉薄錮之集陽曲
太谷榆次戍邊民壯六百名量資之鹽菜自
中丞公首犒之所部率慰之食之稍稍秩其
不勉者中丞公又惟曰人力豫矣神胡可以
不徼福下問父老得臺駘像于晉祠曰是宜
汾兆障大澤而以靈著茲土者也又曰禮不

可以義起乎尹大夫鐸董家臣安于鬻趙氏之攸賴固一日而能忘此遺黎則二公馮矣又曰政有反之而取媚者徇俗是也跡得婁金神遺貌而廟之前列鐵犬三在檻信信作厭河狀河神廟前奉臺駘三楹左右鍾碑樓二後奉兩公三楹左右翼室六楹門二重簾以周垣額曰萬年保障石壩適護西偏巖矣而婁金神則厓屋一楹豎一柵坊題口鎖鑰金湯望之懔然擬用官椽七千根市椽九百根米四十石穀二百一十九石銀一千一百二十兩有奇自乙巳二月始事迄今年十月告成邑周君來曰斯諸大夫父老所屬意者今當落成子可無言自約雖病杜門然竊竊然桑土而念之也既聞命敢避不文乃親走壩上邑君伴張簿牒從得備訊狀蓋不佞虞土疏而當事者已先防之矣又虞壩不盡石也亡乃消悉于河而不敢悉與之爭乎以天之靈以中丞公之衷與神合是宜人力之不

及此然而人力殫矣嗟夫淮民者眎一煦沐與鼓籬虞聲此無政耳不足論脫或拊支節而爬搔其欲剪此一時利也若舉斯民沫味而獨曙乎其大令民如臥衽席上屹然而維城焉非百世而何茲舉其近之矣顧事在難矣始而衆喙紛紛莫適為政即定矣中道參差害利皇惑與蔑而置之奚異則民何與賴之有今先事燭照臨機鷲發節宣戍士之力而勞之在信後又匪徒藉之人而大芘于明神材因于山帑損于公市無追呼野鮮私躡居者衍衍復脩田廬畦井行者相顧曰美哉道夷矣衆善咸治乃獨繇之仁心為質故機宜悉當可徵會不愆期神人允諧上下胥悅宜致此矣昔西門豹史令之引鄴水漑田也至今歌之不休而鄭國渠秦人鍾馥寔名之然則中丞公其自有之哉是役也于中丞公小小見半緒諸所為憲文武者不僕僕分守參伯移寧武郭公今王公傳道副憲丘公荒

土分猷績施具弘前攝守計倅董君前判寇
 君今陳君咸見勤勤而郡守馬公寔新下車
 更勞畫中窳邑周君則綜計而終始之前簿
 劉守訓今張簿千戶李鳳鳴苗國輔司鼎百
 戶孫衍慶則皆與奔走法得末書

萬自約

改建迎澤橋銘有序

晉城左仰而右下東北城址建視西南樓櫓若高屋

建甃也城三向惟南郭數千家之市市有少
 城而所部東南諸名城大都冠蓋輸蹄僂轡
 不絕南門樓曰迎澤下有木橋當兩城間歲
 久圯毀溝澮水注隍中没人咫尺邈若河漢
 樵蘇不入細民無所舉火魏中丞李公機治
 橋易木為石無憚一勞小費務垂久遠維植時
 攝守巡兩道事與叅戎劉君國光闡帥謝君
 極王君世卿太原守關君廷訪丞董君大化
 成龍倅陳君鉉陽曲尹梁君之垣簡兩營之
 伍士與邑健兒備邊咨休者花財分職左右

先積土障流水且以通行入然後鑿深築
 以次層累而上為三門其上平如砥欄循翼
 之脩百有二尺廣二十有五尺高十有五尺
 而羸石苗深三之一閱四月而憲使孫君承榮
 還治率作訖工以覆中丞名之曰迎澤因其
 門云徒杠輿梁古為王政今著於律即窮鄉
 下邑莫不宜然矧茲都會近在几席勢據喉
 舌者哉前入因陋就簡今極敝壞而後圖之
 甚矣舉之難也中丞撫晉功所宜紀太常考
 景鍾垂青簡者何限茲役雖細要以革故鼎
 新非一手一足之為烈矣諸執事以楨與聞未
 議使志其故勒石西樹闡闡中用詔後人
 銘曰城則有隍隍則有梁此物此志聖作金
 湯河山表裏故都晉陽南面而治萬邦之方
 石梁翼翼示我周行如虹斯帶如漢斯章微
 哉倚約匏涉葦杭靡揭靡厲靡漸惟裳日之
 出入作息有常來者熙熙往者穰穰雨何榮
 淫水何蜡坊劇驂崇期縮轂厥亢湯池增深

金城增強善建不拔其德乃長維石具瞻令
問令望永吉保之敢告司防
李維楨

創建儒學常平倉紀事

夫造士必先禮義而禮
義生於富足富歲多賴

凶歲多暴自古記之故成周司徒之職合養
於教其思艱圖易者乃其敷典和則者也為
士而寡廉鮮耻匍匐公庭搖尾乞憐以冀升
斗則禮義之謂何顧饑寒切身稱貸無路方
斃斃莫必其命而欲繩以禮義勢必不格則
司教者亦與有責焉庚戌晉大禋予董校役
諸士子枵腹狂奔接踵乞學租有限而待濟
無窮始而貧者至繼而富者亦至矣詳詢之
故蓋晉土高亢水澤不通一遇旱災焦土千
里且山麓嶮巖勢難轉輸卽有產之家束手
莫措貧富俱困勢所必然予惻然痾瘵與府
縣商之置田收租遇歲歉而不免賠糧養廉
出息多拖欠而甚至喪本計莫若常平積穀
便而苦無其貲查得空月廩糧一項原議作

書院供億支銷向屬本道循環並無別項支
用近來書院雖存而會課久廢本道不動分
毫而該州縣視為長物那移借用指射相蒙
大率歲月轉長便屬烏有矣以學廩之美羨餘
廣學校之儲峙於理甚便孰與積於無用而
耗於妄費也因請於撫院魏公按院劉公兩
公皆報可遂遵行通省諸郡縣之良相與從
史贊決議遂定據太原府開報自萬曆三十
三年起至三十七年止計見在各州縣銀一
千七百六十二兩有奇行縣酌議照依多寡
不等仍留該府州縣作儒學常平倉本稍衷
其最多者以益其最寡者其法於每歲秋成
之後穀價三四錢內外卽行收糴豐時設法
隨價倒換如遇荒歉年分穀價六七錢內外
卽行發糴大約比時價每石量減一二錢止
許生員平糴人不得過三石則上無賑濟之
名而下得踐值之利貧富均霑可絕此有彼
無之爭而操縱在我亦無賠糧拖欠之苦且

踐糴貴糶稍有微息日積月累漸以充盈或好義者因而增益推廣不出十數年之外可使諸生人食賤穀歲不知荒夫人亦各有心甯復利升斗而棄禮義乎或於風教未必無小補云雖然立法易用法難儻收支非其人轉換不以時則勞擾侵漁虛冒滛損之弊則不又旋廢總之歸于鳥有而已故先爲之約示大槩一不許差遣大戶以致賠累一不許生員包攬以致乾沒一不許借貸升合以致拖欠一不許委積多年以致朽蠹一不許收支失時以致久候若其隨便區處調濟聽之賢有司而每歲清查振刷尤在上人加之意焉庶人霑實惠而法可久行耳恐吏胥多玩歲久漸湮謹勒石登記發過數目以便稽考後有增益不防續註項下并書其始末以俟同志之君子

王三才提學副使

重修三立祠增建考廠記

嘗聞世將治天道

議行世將亂微言激發於鄉塾而清議起正議相宣顯洩於文章其弊也爲拘爲靡尚範圍於道中清議相高隱託於性命其弊也爲詭爲橫而跳越於道外二者同途異致皆積漸使然非天之所造寔人之所設也太原之有書院舊矣初名晉陽書院尋以改卜撫治廢繼復爲河汾書院又以權相禁革廢至見泉魏公撫晉大拓其址而增益其館舍祀晉古聖哲於前遂名三立祠云夫歲時不同興廢互異廢者何禁清議也興者何崇正議也人各有口誰能防川正議旣明清議自息何興廢之遞仍爲哉予不敏承乏晉土董茲校役歲舉試事慮以建廠煩民力蘆葦洩漏諸生亦困於風雨節檄平陽諸郡創構幾徧而獨缺於省會未有定畫爰請於大中丞魏公公

曰書院固多隙地就其傍可容數百席舍則增之便三立祠障其前迂迴以徑通非所以履中正而尊瞻視則更之便號房介在兩隅戶牖隔絕與試事不相妨則因之便予唯唯奉命遂集郡邑諸大夫議之經理因革悉稟大中丞指授移三立祠於深處洞開重門東西建席舍五十楹門皂房各三楹而聽樓號房悉如舊計費幾四百金取之歲考長物不煩民間半菽役既成遂然祠宇豁然衢路巍巍乎大觀矣遂進諸生而諭之曰此書院也而知所以建考厥意乎夫道者域也望域而赴至域而止賢知者不得越於域愚不肖者不得損於域總之執於道而範於正是之謂大同

明興廣厲學宮茲飭功令顯以經術翼以傳註取以科目由此為正途不由此為異術夫豈不知古今有未發之秘豪杰多不竟老肯而徒拘拘者為此以正域也

明

習焉安焉亦不失為中流已耳爾諸士講習於斯校藝於斯明旨具在督學使者奉持惟謹叛離者黜恠誕者黜蕩踰者黜意有所欲驚而若束之才有所欲騁而若斂之何至有為詭為衡以干文網者學校統持其衡而士習一稟於正端有望矣或曰信如所言毋乃墮詞章而忘性命乎予曰不然夫子言文章罕言性命非性命不可言言文章而性命無待言也知者見之謂之可聞不知者見之為不可聞夫子何心焉聖之作賢之述君子之庸德庸言何莫非文章何莫非性命也爾諸生執經而窮理吐詞以抒心遵倫理而悟本原放之四海而心心可通率之日用而事事有據如日中天如川流地上下昭察躍然心目闡此以立言履此以立德擴此以立功即古先哲所稱不朽何以

加焉有如羣居方聚衆喙爭鳴厭薄尋常
闔奇索隱矯枉者過正而矯復生矯逐幻
者失真而幻更尋幻舉一切真是境界而
悉付之溟滓之鄉乃號於人曰此性也命
也嗟嗟既無文章性命安附色蘊俱空因
倏無主可與立之謂何始於清議而卒於
橫議究且心喪道而道復喪世則書院若
爲之崇焉反使議廢者得之藉口矣故昔
之改爲三立祠也示以正模也今之增爲
考厥也董以正法也模以治之法以齊之
總之域於正而止中丞兩魏公意相成而
前後若相待也然則是舉也豈徒爲士民
深慮不憚以一勞貽永逸且以正人心而
端世教進於治矣謹敘其始末以記郡太
守關君諱廷訪縣令尹梁君諱之垣經始
其事而董役者縣主簿劉嘉賓亦與有勞
并得書

王三才提學副使

孔子洞記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者曰冠山
元左丞相呂思誠書院舊址在焉士

有肄業者恒僦居僧寺中太守孫君朝用在
席時嘗讀書於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既
謝政歸則書院已爲汪叅政藻督州重脩矣
君見嘆曰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歲弗
克盡釋奠之誠匪設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慢
慵其何以厲學乃相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
廣倍之中可劓鑿以垂永久遂捐資命工琢
爲洞肖夫子像以顏子曾子配又壘石爲二
洞以備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繚以垣墉欲與
書院相表裏經始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
十一月君書來屬宇記之或有聞而疑者曰夫
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皆廟祀以王
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幾於
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遍區內金碧髹
堊窮極侈麗至於深山岩洞之像設亦莫不
然觀者不以爲異而茲以爲異耶或曰彼之

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殊太山丘堙皎日燭
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是以較等差哉余曰
不然宜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於洞之
有無但學者講誦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容謁
其位所以親之也親則情至而樞趨對越之
下始有默契恍悟於羹牆夢寐間者上而道
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進豈直科目之資而
已乎蒙之象曰養正聖功兌之象曰朋友講
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者奚有間
耶况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功亦不
費太守君取義於此可謂探本於衆人之所
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未備者有裨於後
學大矣若曰徒取觀美而已惡是以知太守
之心哉疑者釋然而退因書以為記 喬宇

李將軍祠記

武安君屠代鴈門其制禦夷狄之
法開拓土地之功仗節死義之德

千古可尚也是故垂名竹帛與白起王翦廉頗並稱繫功校能三子者非其倫也何也白

起坑降已為不武杜郵之訕勢難再奮王
挾詐力以毒天下肆行殺戮殊非弔伐是皆
仁人所不道也廉頗才智雖能有功於趙終
亦無功於楚惟武安君誅斬胡虜數十萬騎
降滅三大國以開今大同應朔河曲保德及
崑嵐之地取諸夷狄益我中國偉安內攘外
之績微窮兵黷武之愆故能夷夏限嚴河山
表裏胡馬雖欲長驅一則困於努末之無力
一則隔於風土之不宜使中國坐收禦戎之
長技民有老死而不罹虜患者莫非其功治
也夫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
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祀也又曰
先有功德于人者今在其位則祀之武安之
祀孰宜焉 韓邦奇

七烈士廟記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
及左氏所紀提彌明鉏麇之死靈

輒之亡與韓獻子啓景公言立孤之言未嘗
不掩卷而悲也乃嘉靖癸未秋余巡郡邑至

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葬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卽此地云余駐馬遲徊詢程嬰杵曰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侯山乃嬰之故村韓家溝乃獻子宅里遂家莊乃公孫之中社原頭左城公孫之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俱在焉余因命父老導謁之出城南郭門則酬嬰墓及而出城北則酬杵曰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酬獻子墓俯而旋宵而永謂緬惟諸烈士年代遼迤瑩壟荒棄非建祠以合祀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槩在天壤間霆轟星耀振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焉撤滫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見斷碣伏莽篆刻莫辨洗穢徐覽始知是爲杵曰故祠乃白其事於巡撫都御史長垣胡公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公咸是之王公復下

檄督成且謂余曰匪祀何以表烈匪碑何以昭遠盍紀其事而載之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民之無道極矣程嬰朔之友也杵曰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薦士也杵曰死之嬰立之厥贊之卒滅屠而及其田邑可不謂難矣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麇者受命於公而賊宣孟者也提彌明車右也靈輒翳桑之機人也觸槐搏熬接踵死焉倒戟報食不告亡爲皆感宣孟之義而奮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於是貌宣子於中而厥嬰杵曰彌明麇輒咸配食是故合祀之者禮也先宣子者主也次獻子者貴也次嬰杵者功也次彌明麇輒者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者思也廟曰烈士者悼也廟旣成余作迎送神二章教忻之人於饗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并刻之石

李廉

按察公署新建關壯繆侯祠記

關侯祀遍天下晉其產也祠最

盛華門圭竇之人甕牖繩樞之子無不肖像
 以事尊敬過於祖禰窮里委巷三家之市率
 有叢祀賽具其在藩司者列堂下在房西面
 與椽曹比屋余出入輿過之僕身屏氣承乏
 攝司篆相堂左潰垣外斬艾蓬蒿度九尺之
 筵南北十筵而贏東西六筵不虞無地矣已
 相廢署柱石瓴甃之屬十伍可用不虞無材
 矣徙而為祠二槐合抱當地中央倚槐北為
 祠門門崇一雉廣容小扁三箇槐列門左右
 遠條及祠祠室四楹廣容乘車五箇脩容大
 局六箇前有軒旁有廡中有堂自門及祠脩
 四筵祠三面用垣垣有各角左右三尺有奇
 倍之門以內闕恤如也門以外地廣論視其
 內殺三之一東西倍四之一東為廬處典守
 者屏蔽之西故有門東鄉通行者仍之使禮
 曹管鑰以時啓閉藉其鍾鼓爵鼎之數歲時
 朔望謁款之儀定為秩祀余竊聞之禮經緯
 萬端方皇周決不遺微小日巧之室則有尚

昨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
 有序安往而不用禮考史侯與昭烈布衣交
 忍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其秉禮如
 此當漢之季天下稱萬人敬即以馬孟起貴
 漢升嘖咄宿將侯且耻為之下跳盪無前迄
 乎於茲猶有生氣寧當坐吾輩旁舍而况則
 之刀筆吏次乎其不可一矣土神微者也南
 面血食侯不加崇處非其所湫隘蹕塵其不
 可二矣鄉飲酒禮賓必南鄉藩臬體詎不尊
 有如鄉大夫貴而賢者入見必攝衣冠出迎
 延之上坐侯於鄉為先正於今為明神會賓
 客之不知其不可三矣夫禮君子之壇宇官
 庭也斯須不可去五禮莫重於祭禱祠祭祀
 饋絡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祭神之壇宇官庭
 可苟而已安用禮為何以蒞官行法教訓正
 俗而責小人之不墜禮由禮乎安用君子為
 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余為此舉豈敢私微
 福不欲以其禮事神耳又按蜀志羣下上先

王為漢中王表於漢侯關某漢壽地也亭代以壽亭為封然所白馬圍曹操表請故伐悉出橋制非真帝軍假節賊事其在華與穆通俗諱繆為略自先立侯忠於主其寧真君元封義勇武以侯生不可奪志死

帝稱盪寇將軍漢壽亭侯爵也後人誤以漢為繇封亭侯用斬顏良解漢獻為操劫遷禮樂征意也惟先王拜侯前將劉後歿而追諡曰壯繆而不稱余謂拜與諡出必靈承無疑至宋封崇安王等威較昔雄峻要不可奪名昭昭若三辰祝史正辭因悉裁之而軍關壯繆侯祠顏其指武與侯比肩事主勳也書嘉獎侯語知所歆也晉邸所藏舊圖改定庶其吐之乎夫近世之事以余弔詭非經也為且之士而正焉 李維

紀傳

漢郭有道碑記

先生諱也其先

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出自自有周王季之穆有

號叔者寔有懿德文之郭即其後也先生

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

友溫恭仁篤慈惠夫浩浩焉汪汪焉奧乎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

行直道正辭貞固足遂考覽六經探綜圖

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緝周游華夏隨集帝學

收文武之將墜拯微從紳珮之士望形表

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

郡聞德虛已備禮莫司徒掾又舉有道皆

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

跡紹巢許之絕軌翔高峙稟命不融享年

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

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
 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
 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
 以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
 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
 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
 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
 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仍允得其
 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緜紳言觀其奧
 棲遲必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
 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
 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伯喈

唐汾陽王夫人王氏碑

記 鵲巢配德合好之義
 深象服建封寵光之

至極况動循法度躬事蘋蘩揭四德而表儀
 高門秉一心而輔佐君子則有夫人王氏有
 唐元輔汾陽王之伉儷本其盛族著於太原
 高祖長諧皇左武衛大將軍秦州都督

郡公贈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曾祖德玄知
 青光祿大夫唐州刺史祖士會河南府陸渾
 縣令父守一寧王府掾贈兗州大都督或勳
 閎可稱或理行尤異積仁儲慶奕葉聯華夫
 人即兗州府君之長女敏晤生知孝慈天性
 誕含柔範光起韶儀親執組紉備詳圖史女
 宗之美燦然有光年既及笄禮從納幣言告
 師氏歸於汾陽時寵祿未崇盛業猶晦夫人
 循節儉之行服澣濯之衣祇事舅姑恪恭朝
 夕視庖主饋未嘗假人下氣怡聲率由至性
 生既極其養歿又過乎戚慎徽衆善敦敘六
 宗睦姊姒以仁接中表以義由是閨門以穆
 婦道有聞天寶中汾陽分鎮河中策勳王府
 夫人從夫之義封瑯琊縣君尋又進封太原
 郡君其後寇盜橫厲風雲玄感汾陽乃首啓
 戎行宣力王室出則統一師旅入則燮贊台
 階元勳既崇殊賞斯至內訓之功其子或位
 列通侯或室嬪貴主姻連右戚榮冠中朝門

通河漢之津地成冠蓋之里每令節嘉賞長
 筵高會青紫照庭環珮盈室薰灼人代莫之
 與京然約已尚柔從夫體順服仁不倦率禮
 無爲總是具美允應多福亦嘗排鳳闕謁龍
 顏及承制曰汾陽郡主妻太原郡君王氏婉
 婉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賓
 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勳實由輔助之
 力可封霍國夫人初汾陽受命東征長驅河
 朔夫人處於西土三徙其居導諸子以義方
 規衆女以典則用能聿尊禮度伊加等之顧
 問奉殊常之寵錫容止合度威儀可觀帝嘉
 其賢尤所稱重宜其阜昌盛業蕃衍華緒荷
 恩渥於上天保榮耀於當代而夫人蘊高世
 之度抱出塵之節以爲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誓棄浮華願皈正覺於是捐其服玩斥其愛
 染思契理於勝因將息心於了義乃捨京城
 西別業奏置法雄寺又於法雲寺寫藏經條
 塔院置經行之室立禪誦之堂景福所憑斯

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
 先公事舅姑以孝謹稱爲先公相待如賓客
 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
 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其內助禮敬
 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
 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
 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
 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賊獲如兒女諸子或
 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爾如
 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
 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
 惟幼者始二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
 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
 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
 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也好
 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
 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
 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

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
 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其
 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
 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
 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飲食
 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皆此止之曰勿求稱
 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軍不得以惡言罵之故
 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
 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
 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
 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
 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當教告
 人家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
 物當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
 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
 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
 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
 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慨慕

焉茫昧遐齡未及奄爾薨殂享年七十二以天
 曆十二年正月辛未終於平康里之私第皇
 慈興歎中使臨弔汾陽以朕偕老之期深遺
 掛之恨撫襟長慟悼亡何及卽以其年六月
 二日卜葬於萬年縣鳳栖之原恩詔贈賻率
 加常典哀榮之盛令昔罕儔有子六人長曰
 銀青光祿大夫子詹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
 公曜次曰開府儀同三司行左散騎常侍趙
 國公晞次曰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吏部司
 封郎中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暉次曰銀青
 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驩馬都尉暖次曰銀青
 光祿大夫守殿中少監翬幼曰朝散大夫守
 校書省著作佐郎映有女八人長女適成都
 縣令盧讓金次女適鄂州觀察使吳仲孺次
 女適衛尉卿張浚次女適殿中少監李洞清
 次女適司門郎中鄭渾次女適邠州別駕張
 邕次女適和州刺史趙縱幼女適太常寺丞
 王宰金銜恤在疚是宗窀穸帝女降天人之

貴從主婦之儀手制衣衾親臨祖載自宮祖
野徒行號擗此又盛德所感明靈永慰者也
汾陽屬當出鎮瞻望不反思刻金石以紀徽
猷縮顧無讚美之能虛承敘德之命式揚茂
實以副永懷銘曰赫赫崇勳鬱爲元臣峩峩
淑德奄有方國夫貴妻尊恩深寵極聿脩闕
政以懋嬪則爰自中年嘉聲克宣魚軒昭曜
翟茀嬋娟嬪從如雲歌鍾沸天永言浮世載
悟貞筮玄夜何速青鳥斯卜惻蒼笳簫蒼茫
陵谷惟貞石之不朽庶斯言之可復楊綰
唐李晉王傳 余幼讀史至唐李晉王事唐終始
全大忠如王者千載而下令人有遐思焉時
會輯其事爲之傳而未之梓也曩余秉戎馬
門與民大夫袁公拜王祠下貌像炯炯如生
益令人凜然有忠義之感顧向未有祀典乃
檄代守田君歲春秋祀之時又曾欲梓其傳
而未之果也歲丙午冬直指康公按代觀風

弔古封王墓三丈許致奠墓頭瞻注徘徊嚶
然嘆曰正氣宿飽不爲利移大義獨朗不爲
名疚王之謂哉余因言及其傳公毅然欲勒
石豎祠下顧傳詞頗長不便卽石乃梓之木
梓竣余拜首揚言曰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
而伯夷叩馬夫豈不知天命哉語道者不以
天語義者不以命爾當唐室飈迅蓬斷無可
爲之秋而王惟皇皇翟瞿致望夫義勝而功
濟且當王之天與人歸有可圖之勢而盟心
誓口必不作九錫禪文惟欲安唐社稷于萬
一嗟嗟王乎倘遇睢陽之變則當罵而被執
遭平原之禍則當刑一而如生逢文信國之時
則匡門固其死所也逮夾寨一勝時迫勢窮
亞子雖欲不踐天子祚不可得矣夫王不負
唐而天豈肯負王試觀國號大唐益知亞子
終未嘗負王也故王之可自諒者心也可自
制者義也其不能諒制者天也迄于今綱常
元氣獨磅礴于上天一卜地之間浩蕩于往古

來今之際而不泯滅者王之心其就不諒之
余因慨宋元之際道亡義淪禽獸制人舉天
下與夷狄而不以為怪奉君后以臣妾禽獸
徒以免死為幸嗟嗟王展是傳而讀之不奮
然自立于忠義之場者非夫也 李茂春

宋二程母上谷郡君家傳

為河東大姓曾祖兀祖高當五代之亂以武
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道
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為潤州
丹徒縣令贈尚書北 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大
君刁氏夫人幼而聰 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
不能好讀書史博知 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
子每以政事問之所 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
汝非男子七八歲時 晝日暮則不復出房閨
夜出夜出秉明燭自 然夫人素有風歎之 狀多夜作不知人者久

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殺前後居者每
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途反柔良及遷去王姥
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
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
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再當求
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宇
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
擊鼓夫人曰有稚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
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
鑒姜應明者中神童地人競觀之夫人曰非
遠器也後以罪廢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
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
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日
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
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
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
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
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

是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鴈嘗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道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願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于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程頤

殿中丞侯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太原府孟縣人宦學

四方因寓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奮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窮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具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此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惜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取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為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語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越歲巴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

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
 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傍郡
 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
 行先生日夜置器械發衆徒親執弓矢與之
 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
 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
 簿有富人古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
 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
 發積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
 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史短長而爲姦
 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
 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
 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
 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
 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丐
 留途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
 涇陽縣至則鑿小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自
 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

儀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能
 已出渠功有緒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
 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已
 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
 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善一毫不以屈
 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讎怨顯攻面數意
 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視之藐然遇人之善
 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強
 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
 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筭數
 之學無不究其源淵先生發強壯勵勇於有
 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
 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
 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
 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
 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兩家如一顏病
 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
 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

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軍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其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巧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憐之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北還悉散其所餘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渝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懷古且孫武之學兵家之事無所不通

亦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金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成熟予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卽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今之曰高爾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藩酋反覆繫其親愛而質之多至數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縻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已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

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充長於詩晚蓋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志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嵩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北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大君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秋八月寄葬於華陰之保德鄉舉前夫人謝焉顯先生女弟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將論載行治之義以詔後人銘口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塋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顥

國朝太保周文端公傳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

由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公寬大詳雅脩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諡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警兩淮准給奉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不與上說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

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 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脩 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額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有數頃詭賜額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賦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

獻為

東宮莊者

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

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京部夏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劑裁不滯屹然有古臣風 鄭曉

太保耿文恪公傳

公名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

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清惠公在內閣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清惠斥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十二年陞右侍郎吏部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昇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奇者不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泰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婚喪

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
 議公請遵 祖訓遺書王勿朝西夷由南海
 貢獅公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
 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
 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
 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
 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
 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
 公以為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公劾十進士
 上為宗一進士名餘調外公在吏部薦進賢才
 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
 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
 子清脩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
 寒素公偉幹脩髯儼若神明學問該洽文章
 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
 保諡文恪 鄭曉

侍御傅公傳

公諱霈字應霈號兆野山西太原人也舉丁丑進士與予同出山陰

朱公門公丰神凝重不妄言笑同儕戲度之
 輒厲詞色拒之予私計曰夫夫端人必能為
 國家肩鉅履鴻相親莫逆于心未幾而予以
 任言杖 闕廷瀕死辱公顧獲有加予竄夜
 郎去公亦拜咸陽令尋丁母憂補華亭令兩
 地皆南北劇邑公一切以廉靜鎮之咸陽拯
 饑興梁士民歌誦而在華亭革櫃頭苦諸巨
 室賴以生全保護穆如清風所稱神明宰近
 之矣以治行高等 召入為御史一巡倉漕
 再巡蜀批却導窳恢恢遊刃其所條次國家
 便宜狀皆其巨者西蜀有巨帥以重金嘗公
 公以柱後惠文紉之債帥望風解印綬去其
 弱職者即尚虛名不少貸竣事還朝聞仲兄
 病遂請歸仲兄瘡而伯兄潘叅公中計事公
 義迫于中疏云臣兄治兵塞上且久勞勩最
 著沈塞迂滯臣方痛心疾首不能蠲嫌薦揚
 為國大用今中以考功令臣兄何罪獨臣令
 華亭與柄臣鄰其罪耳罷兄不如罷臣便

旨下部議而有引例難公者遂鐫公職一級公議雖不行士論避之夫藩叅服官至久且貴也以計免不過免官非死生危急之介也銓臣至尊寵也御史雄司也公損其雄要與尊寵者亢官可罷冗寬不可不自即藩叅與公服官又近尊卑不計公之襟度豈夷所思哉嗟嗟世衰道喪閱牆釁作無論販夫販婦縉紳家貴盛而愈隙分門割戶至通霄披情慄嚼杯酒者骨肉曾不得一沾其餘粒焉又有明詩書口譚性命若數家珍至薄一切倫常方且軒軒以為于道有聞所厚者薄視公何如也公雖落職家居乎然偕伯仲損荒迭奏怡愉觴咏里閭傳以為吉祥盛事海內有習公者旦夕引頌公出而胎育元氣增光廟社而公遽謝世悲哉夫人凋三光貫金石質神蒂千萬年惟此真常一念耳公此一念即古先諸名碩大儒挈德比誼何後先焉聞公為諸生時父西岡公忽中寒病不能言公夜

哭而博穎醫門投千金西岡公立起聞母夫人計憂病中時時寐語而見大夫人飲食之公孝友締結自其天性夫世固未有不孝親而能敬長者亦未有敬長而不根孝親者詩曰我儀圖之仲山甫舉之公之謂矣予嘗惟太史氏不別立孝友傳豈其謂無關國是不知孝友者三極之維紐也先正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知言哉我國家以孝友為諸臣鵠金匱石室不知其有載公前疏者否予悼公亡恐其湮滅不著敬為之傳俾司世教者采焉鄒元標曰予束髮嚮道冉冉至矣而知孝友為聖學樞莞百行總萃云書曰是亦為政言孝友即政也予昔期傳先生勳名為國家真盤石爛然旂嘗乃其豎立家庭間宏遠如是雖齋志沒百世下鄙薄亦當興起奚論勳名哉

王少叅傳

公先姓陳名震字潛浦起吾其號也其父承德翁有豪俠氣重然諾公其

伯子初為諸生試輒高等已卯舉鄉荐第四
 余偕升越明年余為次兒聘公愛女癸未公
 舉進士令諸城瀕海有逋稅往輒敲朴足之
 公曰吾家衰而苦我民哉然邑多大姓公
 廉其豪不少貸卒為所中改襄城人曰肱折
 而醫良公其有懲乎乃公卒不懲也時御史
 大夫辛公在秉余辛公門下士間謁問狀辛
 公曰吾佳令也後聞之歲稔公開廩糜之身
 輒駕行野設鬻食用是活萬餘人時試諸生
 捐俸起奎樓作人蔚起三載民深德之亡何
 辛公罷公僅遷南大理評事民遮道數日乃
 去入留都時鄉南臯公有人倫之鑒獨雅重
 公往來不厭諸如滄海陳公謙益楊公輩皆
 為莫逆已改計部司庾事庚災祝融糧壞數
 千石部翁驚欲責守者沒陪公引罪謝且設
 法足之收強半煨燼又調出籌卒不失額人
 以是多之以最人京師承封恩即為二軍
 人具命服歸里恩進堂下王爵者才公推盛

戛兵使又改河南傳道故事藩臬于臺使前
 無敢縱談公未艾而髮鬚半皓不作假態遇
 事倡論不阿臺使及中丞曾公謂傳道才可
 兼備兵便疏于朝部如議河南傳道兼兵
 銜自公始潞國游般遠出監司拂衣去難代
 者公行攝馳車至因從史臺使露章

王上遣使譙王王斂跡不出因戒左右勿犯
 公也進參議守洛下與礦使聯署竟公任稍
 戢亦素聲厭之耳直指某跡陝州守公知守
 亡他解之辭稍直已行部公迎謁又紆遲竟
 効公當調語多萋菲公即日束裝歸意適自
 如嘉言計偕公令上章復姓得

旨下部議如請易陳而王公更名月辰字子呂
 號映水焉承德翁頗不憚公跪曰陳恩一世
 也吾宗百世也不及大人而正之百世謂何
 翁意解計上直指公又効公當罷王計者知
 公竟止謫級調公喜曰吾可以長有吾親矣
 翁開七袞公簡諸親奉翁堂上率子姓羅拜

上壽甚都太安人亦七袞謝安人以諸婦從如公人謂王氏冠裳之會萃一時矣翁嘗愛諸孫擬父同居公謂財五家物也可常保乎宜折箸令自立且吾可休矣于是翁如公言折之還視橐中僅足婚嫁耳公自罷歸禮呂祖祠極虔夜夢有得不泄聞值翁大變體素肥毀甚晨將脩經事僕夜覘者謂寐也乃大寐哉其見夢語頗恠不具錄所著詩文清逸有致多削稿不存公生嘉靖乙卯年十一月初十日距卒萬曆乙巳年十一月初十日也得五十一耳逸史氏曰公天韻弘粹道義淬心艾而尚赤子爾內行淳至而不言脩也幼慕沮溺芬華中無所艷自奉外無利物家裁不問數而不言廉也自今歷落服展布纏纚雅操大體而不言才也向使逢世竟施可暉前人乃年履儉人位不浮器寧詎遇奇哉亡亦世希有知者故時而沈歛時而樸格天全神全德機杜矣

部尚書劉入鄉賢文

夫士生以爵顯沒以祀旌爵可以逃大廷之品

騰而祀難以欺鄉里之公評蓋生於斯沒於斯誰不朝夕于豆于登人以祀重耶祀亦以人重耶兩相重而祀始行有如濫及涼德則人輕德祀而祀亦緣以輕此誠勵俗維風之大典而司世教者柰何其不兢兢嗟嗟先生玉堂華選瑣闥名英布袍蔬食一鶴一琴抗疏謹論振世希音持衡兩浙返澆還醇兩秉銓軸善類彙征繼督淮漕灌輸帝京河伯作崇衝潰震驚創闢迦河不費帑金萬世永賴是誰始經嗟嗟先生載其清淨而民以寧行所無事而績以成鞠躬盡瘁而不遑恤其生終身儒素而祇留子孫以清白之芳名即遠猷弘抱不獲究其用於朝廷而言可法德可傳功可久庶無媿於古之三立先生予恭膺簡命參茲鑑衡慨祀典之久屑亦庶幾得哲人以肅三晉之典刑孰意先生之逝

也以數載而祀典之久湮下車問俗月旦心領他務未遑而首奠先生于廟楹嗟嗟先生齊得喪忘死生飄飄乎騎箕尾而馭列星夫豈藉祀典以為重而祀典實假重于名卿嗟嗟俎豆在陳黍稷惟馨某豈為門牆之舊孺弟子之情亦冀後有作者顧瞻廟貌而稟為范型抑先生有靈尚亦啓祐後人而俾之接踵以丕承尚饗

巡撫萬公德政碑記

大儒孟軻氏稱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談者以為

非伊尹傳說之流不足以當之夫後世之士學不本於王道志不在於生民一旦獲居夫上位立乎人之本朝甘心素餐溫飽是圖而斯民遂為之失望求其能興道致治知古之人者猶威鳳祥麟神芝醴泉數百年仍不一見往予冀方荒瘠連歲加以邊塞風塵世宗皇帝憫元元塗炭命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南昌萬公巡撫其地以奠之維公負命

世之才抱經綸之具承流宣化坐鎮一方為濟世之舟航為澤物之霖雨憂國如家忘身奉上下凡有所廢置必先視俗之利病民之好惡然後行焉當是時舉山西之所疾苦者惟在驛遞蓋百年之頽敝至是極矣其所由來在政令之法不齊賦役之調不均產破於誅求財竭於供餽民交轉徙無告公廉得其狀不忍其人憔悴汲汲遑遑思以其道濟之迺訪於在野詢於有位采得其言示民以約法刻偽除苛撥亂反正建調停之術捐折變之例高下中度弛張合宜為條目者數十語在驛傳事宜疏奏於上而力行之歲省民財五十餘萬及他雜色異名與積年逋負詔書所蠲免而有司不以奉者悉去其籍以丐貧乏猾胥豪徒諸為奸利之輩一切不得乾沒其間由是人得息肩而漸其生聚之樂公去茲土迨今十年其法效官私稱便田里安富吾邦之眾行而歌坐而嬉若不知有向之疾苦

者考昔之大臣股肱王室藩屏四國能以利
澤嘉惠下民如周之召伯在陝唐之宋璟在
杭能使其人戴之而不忘去之而益思有詠
甘棠以懷其政者有號陽春以比其德者詩
公所統四郡百邑地方千里編戶百萬近而
遊歷之所及遠而德音之所被并邑朝省之
人江干山谷之叟莫不敬其所言悅其所行
或談述其盛美或游揚其功烈赫赫之名顯
顯之德不啻麟鳳芝醴之覓於世不啻召伯
宋璟之生於今雖孟子所稱伊傳所志以今
準古斯亦儔匹也哉鄉郡耆老將樹石紀公
遺愛因假筆於余余謂公德大功鉅朝之卿
士太史必有如吉甫之歌申侯史克頌僖公
垂休光而照後世者雲深草野潛夫辭藝鄙
淺那敢以塵玷公之大雅衆請不已迺條敘
其狀繫之以辭而鐫之於石云赫赫萬公一
世人龍志希伊耶德簡帝秉錫之耿命克綏
一方一方維何曰晉之疆斯是晉民因厥征

翰虎冠鶴軒威怵刑驅遠近惴惴匪克寧居
公之來斯作民福祉剔蠱除奸聿以更始檢
人胥朋感而格耻完我室家樂我田桑四野
熙熙利用以康惠我斯人亦孔之臧公子南
歸民心是競無小無大以歌以詠德厚流光
澤深延慶淑人君子萬壽無竟 白雲深

宗伯李公生祠記

自三代至漢宗子列爵皆有分地至唐宋乃衣食于縣官

明興因之而加以四民之禁其仰給常祿若
川之印浦一不繼則並涸矣而名封婚配之
請浩穰厖雜或曹郎不親綜核則舉而付之
胥史繩以繁文而重以舞文 天潢日窘至
有圖其顛連困苦之狀以告哀者蓋 國家
展親之典敝壞日甚而勢幾于窮矣今太學
士晉江李公爲少宗伯時慨然發憤以爲此
皆 高皇帝子孫 朝廷同姓獨奈何視其
重困至此乃條上便宜既得 旨力行之其
法至簡易其大意主于省事使人無往復之

擾時日之淹而蒞之以勤持之以毅一時曹
 郎亦皆殫心畢慮以承公之率作而胥史無
 所售其奸于是諸宗之請事者如取如携朝
 上書而夕報可一介行垂橐入國門無
 不得所欲而去十餘萬之宗人皆歡呼德公
 而晉宗尤甚所在繪像尸而祝之其居汾州
 者為慶成永和二王慶成之宗多至
 二千人永和亦數百人先于己巳歲相率為
 祠祀公而今慶成嗣主乃馳書命之余記之
 余惟祠之言思也有功德于人則思思則欲
 報而古之聖王至為之制如法施于人禦大
 災捍大患皆在所予凡以教厚而明報也今
 宗室之困于脍削至饑寒迫切不能聊生可
 不謂大災大患乎公既禦而捍之矣至所著
 為令使後來者守而勿失可百世無敵法
 施于人孰有如公是亦可以祠矣天子神
 聖加意敦睦公即有所推行率憑帝力庸
 敢自多惟是霖雨自天雲興四嶽諸宗不能

忘天子故不忘公公在固每食必祝他日
 者以春秋祗事祠下遠遊之冠朱緩之佩輝
 映俎豆間即使銘太常祭大蒸不侈于此此
 固公之所以為不朽也又問嗣主當在疚時
 即燭券損貲為宗人倡可謂好行其德者余
 故重其請而書此復之若公所規畫其宗
 藩紀事中敢併聞之嗣主俾鐫之石

葉向高大學士

宗藩紀事記

往士大夫談天下大計輒憂藩祿

後諸藩自議以歲額均給但毋逋賦不必益
 賦矣而議者謂宗藩所患苦乃在春曹令如
 春曹如山胥如神鬼弊孔如蝟毛糜金錢如
 膏血蓋升斗未沾而膏脂已盡矣因循習
 慣以為固然典茲曹者有太息而已晉江李
 公來為少宗伯先質于嘗為儀制者亦以為
 難及受事悉檢諸故牘有要例有酌例要例
 所嚴有過期擅婚而酌例寬之亡何復議更

詔仍舊例而所司遂以酌例為不行更七八年莫知其所誤公始正之曰酌例亦舊例也竟行酌例又奏行簡便二法曰省重結曰定取期先是宗室報生有結矣然所司置之其後請名有結請封選婚又有結且多方搜索務在得瑕重則寢輕則勘甚至猾胥受賄改甲為乙甲名既削不得封乙復以洗改為後胥所持封亦罷如此類甚多官不能詰也公欲報生時即為稽其父母封選及其宗鄰諸人為保任者為方冊臚列之五年而名十五年而封而婚至期則按冊行諸藩取之不用結也冊必手批以防竄易季為一冊既定則又梓小冊散之藩司人給之令持以為券文悉補前此之未名封者有在抑來訴者輒為受理其無可考者以問宗正及司封度支諸曹一有左驗皆得伸雪不期年而訴者亦盡其諸以名封請者奏至即查即揭示季終即覆命下即給勘合住勘合一通止一人多則數人

皆鬻自胥輩公每藩司共一勘合榜示諸宗不費一錢矣故事親王絕而進封者子孫封爵皆遞加嘉靖末年姑令進封之支子皆從故爵不得封郡王者為例至是秦藩數以為請公力爭上無以奪也其在例前應加者胥輩又常以舞文得厚賂公別而著之諸宗皆洞其故賂遂絕公又時馳書告諸藩及其用事者務便利其宗人毋相困苦諸藩感公意皆報許公在事五年未嘗為操切刻核之法而宿弊盡除宗人大魁其大指在敏事謂一日積一事十日則積十事事愈多弊端愈起故常戒其屬以吾二三同官之勞貽宗室百千萬人之便為宗室百千萬人之便而不暇顧胥史數十人之不便譬如掃空日日掃之則塵埃自絕矣又在省事文移小誤可情恕者毋輕駁可勾稽者毋輕勘夫省一勘一駁於我輩甚易而宗室之受惠已無筭矣又在使事有定期如題覆如發勘合如季冊皆

嚴為之程如農畔焉尺寸不越如赴表焉時
 刻不後則法行事集因循怠廢之病無從生
 矣或有語公曰宗室祿多而不勝給故多為
 之端以裁之公寬者何也公曰不然夫宗室
 之有力者寅緣展轉不能裁也其裁者皆貧
 宗耳寬胥史而嚴宗室寬宗室之富而嚴其
 貧非所以為法也以天潢帝屬之尊而
 令乞哀異姓受制賤胥非所以為等也或又
 曰彼宗室之隸既挾糈而來矣即省之不返
 壁也徒取諸此以與彼何為且公能長子孫
 於茲曹乎公曰固也壁不可返而可使不再
 入也夫愚公移山世世不休即操蛇之神助
 之矣火傳于薪政舉于人溺職之是懼何虞
 其他公之所為破拘攣而獨行壹意如此乃
 其所甚重又在立案曰一立案則名封絕矣
 非獨其身絕也即子孫世世絕也宗室既無
 祿又無他業是坐斃耳吾每舉筆至此未
 不測然也今諺謂宗十六萬人無不

之間尸祝相望即胥輩亦心折無後言誰與
 隸三十六人盤據日久以公奪其役不無怨
 望公不恤也吾豈恤三十六人而不為十六
 萬人也乎公歷官所至好為人便利不避嫌
 怨多此類即在春曹所振刷尚多而宗藩其
 最大者余嘗語公昔富鄭公賑饑青州全活
 數十萬自言不以此易中書二十四考今公
 之陰德被於諸宗世世利賴更有何功名富
 貴可以易此公笑而為余具言其事使記之
 余嘗嘆漢世人言公清不知公厚言公刻不知
 公恕言公好瑣細不知公乃以瑣細成其寬
 大余與公周旋久亦庶乎知公矣故即公所
 言稍敘次之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葉向高大學士

少司馬魏公祠記

魏人少司馬魏公兄弟三人

進士除荆司理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又直
 父喪上自兩宮下溥四海輻輳其門子弟

親戚鄉里知交借力勢駕人眾無如之何公
 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夸毗之夫望之色沮
 卽江陵於公不可得親疎用治行高等召入
 京而江陵病劇不能復關政矣拜山西道御
 史無何江陵事敗刑其子冒科名起家者
 上夙忌江陵專擅身死而言者攻擊之取幸于
 是拾唾餘垂斃虎紛然兢作公疏論諸閣臣
 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
 事者憾之謫公判許州天下偉公氣節不隨
 人嗾笑如此豈權理鄴郡南吏部郎光祿丞
 已爲少卿爲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
 乃爲會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父之甫
 遷副都御史父老諸昆弟卒請歸養旣歸以閩
 邊功晉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巨璫出領曠
 稅爲民鑿窟窳窳而曠璫爲甚公力持之璫
 亦反噬以激上怒而公又上書言朝得
 失譏刺宰臣不能輔導挽回使刑餘之人播
 惡天下上切責公戇而嚴暉者至改爲大

不道語中公猶賴 九廟之靈陰隲不爲動
 以故廷推公入佐九卿不報而山西因得久
 覆公德宇若西伯父母孔邇忘如燬者之厲
 已可十年旣惜公去攀援號泣日千百人爲
 羣度不能留則相率釀金置地當國中爲祠
 祠公以志沒世不忘之思又三年而公卒所
 司具言公生平爲國名世其在晉歷年多施
 澤於民久宜覈稽詳實以行旌異事下中丞
 李公侍御康公而余不佞承乏攝藩募哀集
 諸道諸郡將吏士民所陳述公狀凡數萬言
 數十百事以上兩臺大要謂公孳孳小民之
 依慈父嚴師交相爲用內治則除貪墨廉徵
 斂慎刑獄鋤豪強扶單弱飭紀綱正風俗自
 諸王以及縉紳閭里一切繩以禮法毋敢踰
 越卽有銖兩之姦無所不察偷魁市猾聞風
 遠徙一二狐嗥之徒口實曠權虐政流言熒
 惑幾構大亂下令捕索不崇朝而定又爲復
 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立功立言之賢爲

宮陳俎豆駿奔走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者人之蔚興外治則繕亭障築塞垣延袤于百里乃斗相聞治器械儲芻粟足支十年悉捐其金矢之罰以從事民無所與省司農餉數十萬禦虜善操縱款市無譁而金繒不加益其餘力且以禦倭討播為天下倡人人誦功歸德而出於晉之外例不得舉矣公取與嚴一介入其室蕭然如素士鎮重如九鼎應變如轉圜知幾如卜筮中情見貌始卒不易如屈軼之指佞神羊之觸邪性定不移公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為為無不計遠大則皆未之詳也又有公鄉人同事于晉以私智小惠干一時之譽而得與公金祠竊謂非所以妥公已而左丞鄴劉希曾為余言夫已氏私以平陸蒲州稅媚璫至今不入少府其所信任乃筆吏壞為公取璫千金而立券友入趙夢白文部復言其人行不齒于鄉璫之誣公也實彼嗾之且為言官而受人指使汚

峨選郎之以清名者其同官用為耶此何可與公同饗血食子陳晉臬不一釐正之安用子為會公門人吳從道以祠無碑伐石屬余為文余謁公祠與夫已氏同門然不同室因為牆蔽之中唐有壁而別高大其門獨以公顏門之楣既不失晉人報功私意更不悖賢士大夫是非公論于義為允公名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大名府南樂縣人舉丁丑進士生平自有國史家乘不具論論所以更祠故云爾爾朝眾方議公贈諡請俟後之載筆者余楚人也為楚辭一章饗公○睠戎索兮晉疆何豺虎兮披昌民予遺兮膚剝牀中承畫熊兮省方左貂左騶兮扼其吭排閭闔兮敷賢腸清君側兮無良畏日愛日兮逝流光蘇粵葉兮無淪喪河汾兮霍行功德兮山高水長客并州兮十星霜將無同兮故鄉無以公歸兮胡以公亡尸而祝之兮國中央簞食兮壺漿走謁款兮皇皇魂陟降兮帝傍尚顧茲兮

蒸嘗我有一二天兮德靡爽均四時兮歲穰穰吁嗟
魏大名兮無量宜爾子孫兮世發祥 李維楨

請加卹魏公奏記

不肖山中人無與於國家之

非人人之公心也在野者賴在位者以安人
人之私情也不敢言生者而言死者山中人
之所得為也言之在初死之時久之則賢不
肖是非漸以不明死矣而賢不肖是非不明
則是終無時而明也善者何勸惡者何懲此
孔孟之所懼也若南樂魏中丞者不肖末之
近代罕見其匹其賦性真可謂剛無一念脂
韋以參之其體國真可謂忠無一念及於全
軀保祿位其臨事真可謂公無一念及於私
其盡職真可謂勤無一念謂可偷閑以積資
至其清潔之性稟受尤異雖舉世以為受之
無害而却之為過者一切不受彼既若免人
亦莫犯撫晉九年惟有常祿公費之銀可任
其出入而人不與聞者非惟不以充橐亦不

以交際至於廩給乃其私養錢亦不之受而

悉以用之脩城脩學建堡設兵脩前賢之祠

聚士子於講堂而教養之造無窮之福樹不

朽之功而又乃身在外心在帝室屢進切

直之言欲上懼災脩省罷利用賢至以死

爭之中丞之為人略如此天下之士人無

不聞既無容贅亦不可得而盡述也由此以

談近代孰可為伍者哉而聞朝議卹典加

厚或言官無可贈以其新陞故也子無可廢

以其新廢故也此所謂例也安在其為加厚

夫有非常之臣則宜有破例之賞破例之例
即異日之例若中丞者宜超例而不宜拘例
者也恩典何常之有惟其當而已設使中丞
之卹典加厚溢於恒格天下之人未有不悅
服者以其當也寧有破例之此言耶由此言
之加厚何疑且其撫晉九年推陞二十餘次
其推尚書者再矣命皆不下夫中丞為御
史時以建言左遷既而復起以至開府其清

望著於海內可以立登三事而忠愛之性不能自巳屢疏直諫忤廟堂之意以致九年不陞夫以盡忠之故而淹滯之故而拘例此人之所以趨巧宦而笑愚忠也中丞忘身愛國寧求死後之榮第國家之報之者不宜薄耳且例之不可破也慮後之以爲比也若爲臣子者皆若中丞則皆當加厚不爲破例然既往已不多見將來必不易得苟非其人而子孫援以爲比則是無耻之甚者也其孰能從之故中丞之卹典其當加厚無疑若生則以忠自困死復以例從薄則山中人不敢言而心悲之當俎者必不至是然區區不能無言也

趙南星

育學周公祠記

孔子

曰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母親而不

不尊父尊而不親使民有

之弟以悅安之故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

後道尊道一尊然後民知敬學他日日子產惠

人是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家人有嚴君

焉父母之謂而况于師師不嚴道不尊易子

而教何心爲者以子產之赭衣冠伍田疇非嘗

之原輿人誦焉然且母而不父而末世爲人

師者垂事養譽法禁節奏芒朝侵楛壹是縛

拙其體裁嘔嘔其聲氣以徇之抑或粗厲猛

起奮其分而不假道人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

之忠信以孚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士

爲一變矣士有墨尿管尿眠疑鬻宇鬼瑣之行瞞

瞞然瞋瞋然於酒食聲色舞知猜禍豪植而

大強心者投籍之斥逐之士又爲一變矣當臨

校吐數千百人分割而等異之片言隻字靡不

雌黃如離婁之察秋毫易牙之別淄澠士又

爲一變矣請謁不行強禦不避其文不詭于

正雖寒峻必收其有束修至行亟收之其文

詩諤雖貴介必黜其有穢德亟黜之竿牘之
問美器之食終歲無敢造門不探籌而公不
敦槩而願不衡石而平士又爲一變矣教不
能不措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儼恁如叩洪鍾
大叩大鳴小叩小鳴鼷鼠果然之食飲各滿
其腹爽然快心士又爲一變矣月奉幾何捐
而頌之母子相權士親老無所養貧不婚葬
者於是焉資卽一几一席之費不煩里旅具
爲區處藩王威命靈寵操一諸生如發蒙振
落耳力持之以免郡邑長吏能教養士者甄
異之名宦鄉賢久而淹沒其後人陵遲不能
紹明者表章之士又爲一變矣故士三年一
試公五年而三試無從事獨賢之憾進退因
其所習軒輊惟其所嘗昔或拔之今或抑之
昔或疵之今或褒之無逆距無固留士又爲
一變矣士不易窺公嘖笑之色而莫測公陰
陽之用尊嚴而強教當今之世未有出公右
者也然而士隱然若渠堰渠枯之在于已也

豪傑化之衆人愧之說畏之奇表逃之
然而然師云而云習俗移志安分移質吟
名聲如日月挹其芬如椒蘭奉其言如圭璧
尊尊親親道蓋備焉不以比周來也不以夸
誕有也不以勢重脇也斬而齊枉而順不同
而一非所謂凱弟之化而師嚴道尊民知敬
學之驗歟公考最久數有殊尤之擢士度不
能留公相與貌公之像而祠之而謁不佞記
其所繇大生祠非古禮也而禮有可義起者
記曰天子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夫以天子之尊而
臣爲尸者其人卽子弟行而儼然以祖父事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而以神嚮
之視生祠何殊然則師雖生祠可矣庚桑楚
之居畏壘日記不足月記有餘人猶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俎豆於賢人之間公爲晉師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日異而月不同功十百畏
壘水深則洞樹落糞本崇德報功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公亦聽之矣且祠非虛設也公卽去晉士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出入以度外內知懼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子以教思無窮皆是道也奚不可之有彼務悅安而畧強教者不講于師嚴道尊之禮凱弟君子之詩胡不取公今日之事觀之也不佞是以記而誌之公豈其杓之人耶公名繼昌字文伯無錫人以鄉試第一登己丑進士第

李維楨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

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每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

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卽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入百里趨利也惟是帝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云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特藩籬以撤闕闕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爲用十羊九蕪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

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入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復游已難為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易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微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

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為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啣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畏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為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非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李攀龍

太原府題名記

余至太原之三日取郡題名記

人問遠者則刻之碑陰且而儀門之壁不能
觀余曰何也有知者曰碑陰者陽也為題名
已盈則陽其陰以續之而陽遂陰矣余曰何
陋也謀置續石未果逾年石成則削陰之續
名而還其陽自張公而下移新石並置協恭
堂之左右刻將成宜有言以紀之余曰太原
稱繁劇者何也所轄州若縣廿有八衛所不
與焉則太原專理也外三府四州有重議大
獄不決者當路恒就近屬焉其諸有干
藩封及兩臺二司事關一省者皆委太原則太
原之兼理耳守臣職在問民疾苦煦養而生
息之稽賦稅以調劑之明教化以作新之太
原逼近三關與虜為隣無事則轉餉繕垣有
警則徵調四出且偵且守而疲民兵供食每
為計遠近盈縮則太原之守以兼戰耳若是
為之奈何曰近者遠之模也必所專者一一

就理而諸所措畫足可推之一省又守至
舉廷者餘然後及所兼者舉不爾不惟舍
之田芸人之田不智四封之內且紛雜無
安能及遠晉陽之稱保障也豈不首無恤哉
第令不寬繭絲之令即保障無由也董安于
之為晉陽公宮之垣以荻公宮之柱以銅及
變至矢與兵悉取諸宮中居常不務休養人
民薄賦減役為綜理綢繆計一旦有警民誰
與我且太原奚止為全晉首郡哉太原而南
號稱腹裏不為備不障太原則東逾太行直
走恒陽諸郡南渡水趨中原若建瓴耳方今
虜酋效貢東自鴈門西至偏老庶幾晏然貢
難常恃三關中原諸處者重也余才識庸淺
早夜懼計無所因勒名並識之求助于二三
兄弟且以告嗣守茲土者

吳同春

三功祠記

三功祠者巡撫萬公驛傳郭公與先
大夫血食之所邦人歲時伏謁以奉

丞嘗者也攷之嘉隆之間萬公以壯猷鉅望
奉

肅皇帝璽書鎮撫三晉經文緯武安內攘外績
可百世祀者晉之人有碑在口有史在書不
暇贅論去日板轅赤子相與尸而祝之宜矣
若郭公則專督驛傳所職者與馬置郵之事
先大夫董學政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非有建
牙授或之寄開府專制之權也乃與萬公共
繫去後之思合祀一室若同功一體焉者蓋
三晉表裏河山夙號形勝隩區
國初斥堠萬里沿邊設備最為嚴密自正統已
已之後東勝玉林相繼失守藩籬既撤與虜
隣矣嘉靖壬寅虜寇太原邊患遂從此始嗣
是無歲不入蹂躪內地幾成丘墟
穆皇初服丁卯虜酋俺荅益鴟張復謀大舉以
太原殘傷人無可掠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
南關編戶數千財貨畢集且土城卑薄易攻
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眾決驅皮窳

分道入寇謀報至而遊騎亦抵近郊惟
萬公以憂歸代者王公以防秋移駐寧武
藩臬諸大夫齋捧入觀相繼出疆惟先大
夫與郭公居守外逼內携人情洶洶有頃
聞虜陷石州眾益危懼或欲撤屋徙去或
欲挈孥而逃訛言流傳一夕率夜驚四五
至

晉國主亦怖懼不寧先大夫郭公撫眾曰賊
眾而銳此誠不可與爭鋒然吾有城可據
獨不能守乎傳諭遠近避寇者盡移入城
分派軍民乘陣登陴郭公守內城先大夫
獨當南關一面眾皆危之先大夫直任不
避出庫中諸守具置內外又發金錢市酒
脯懸賞罰以風死士舉砲火以揚軍聲大
都慷慨身先與便宜禦侮者靡不相機觀
變而纖悉具辦卒之敵偵我有備隨中沮
引去即未嘗對壘變綏令封豕長蛇隻輪
不返而金湯亡恙眾若更生所不至於倉

皇瓦解者誰之施也虜退大城南關高厚
 與內城等明年先大夫與郭公相繼遷秩
 行晉士民謀曰虜垂涎南關已久往歲倘
 城守不嚴關以內皆魚肉矣祀典凡以勞
 定國與能為民捍災禦患者皆禮不可廢
 辨吾儕小人賴二公保障又情不容已乎
 相與擇地建祠貌而祀之奉萬公居中顏
 其額曰三功祠一以安常處順布德宣化
 為功一以履危應變保境安民為功此去
 後輿情合祠崇報之意也然萬公當無事
 之時惠行而被者易感先大夫郭公當有
 事之日功成而感者難忘為萬易為先大
 夫郭公難矣迄今垂五十年晉人猶津津
 口吻間即此見民心直道古今一日遺愛
 在人沒世不忘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不
 肖幼侍先大夫每談及石州城破之慘南
 關城守之危揮毫唾沫息為地方恨不知
 此邦之人得全生靈而後以為功而

列於祀典也祠先建於西湖景水晶宮後
 移於東城天妃廟客夏備兵西來聞諸故
 老邀拜祠下不勝感愴因順民情卜地於
 南城外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主焚燒
 功既成撮其事之顛末勒之貞珉聊以備
 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若先大夫當日
 棧樸作人與二公生平過化則尚論者人
 人能言矣懼言之為駢枝也萬諱恭別號
 兩溪江西南昌縣人嘉靖辛丑進士郭諱
 斗別號麓池雲南人先大夫諱瑞別號文
 峰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焚燒
 地若干畝坐產段至載在碑陰
 陳長祚奇嵐道兵備

三功祠記序

余小子公靖識閭而生晚甫釋
 鉛槧即理太原刑章問于文獻
 徵往哲尚有典刑可儀也夫晉瀕虜當嘉
 隆之際無歲不戒嚴民竭蓋藏以供軍興

不給內復苦于郵傳諸徵調幸天以三公
 惠晉合筴而調停之波臣吟沫即頽尾忘
 勞始得一意供飛輓而不疲于奔命也者
 造福于晉甚厚亡何而萬公去去亡何而
 石州之虜人情洶懼其勢殊急而不得不寄
 張之虜人陳郭兩公乃其時陳公所督者學
 政也藉令託詞枝士而避之河東上黨間
 郭公且不免以孤力而事去矣聞之古大
 夫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然
 間亦規事宜擇利便而後動乃公毅然身
 率諸士民獨當南關一面倡堅守之議寢
 燒闕之謀諸所解畫在在按紀律虜聞之
 悉望風解去晉陽竟得賴以無恙故為萬
 公易為陳郭兩公難而為陳公尤難之難
 者崇祀春秋每食萬禩固其宜也唐公績
 曰余耳父老談欵貢以前事使人病悸軍
 旅之寄二大夫寔身任之田禽利金

平午後飯長
 人處也問居
 地尚得銅鏃
 至晉陽皆趙
 趙卒四十萬
 力合而為一
 道軍即糧垂
 幾萬一因循
 而始出罷士
 至河內發男
 發晉陽邯鄲
 之拙也前後
 之者平原君
 上下險阻可
 子縣趙襄子
 晉陽毋論繭
 守宮用來謁
 數重四望皆
 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
 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
 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
 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
 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
 又不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
 絕當以死激士心決鬪猶可庶
 至於饑相食十五五不能軍
 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
 丁十五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能
 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
 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
 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
 三十里而稍平暝復小雨抵長
 所不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
 絲也十一日五鼓發會路安王
 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
 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嶂高

低作銀海衝
雨驟降道路
以危身借快
驛十二日凌
舖舍大雨忽
中通澗道雨
雷又似蒼虬
水暴發昇夫
步九退時時
壑數十百丈
急不可狀壁
久之抵一舖
塘河驟漲不
不受雨而民
霽乃決筴棄
比數渡水始
數千金鉅洶

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
幾絕嶮峻輕輿中下見數足躡
乃知浮滄海帆長江車太行道
日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褫亭
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
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
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
吐鬚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
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
行絕蹬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
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
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
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為西
易涉也顧視舖室皆已傾無所
居僅士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
行李挾其人使佐昇束燎而前
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增峻若擊
湧衝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

增險苦心哉禦災垣患者乎而其運籌且
壹稟于督學使者儒術所稱博俎折衝質有
文武者非耶既而紹所辦獻琛幾五十年民
安樂利則當時保全之功居多焉予聞有
陰德者必有陽報至日生靈千百萬之不木
肉于虜者伊誰之賜也序今陳公與萬郭兩
公並祀名宦矣然苗兩郭之後未見大發其
祥惟是陳公有子口培所先生者來觀兵
樓煩從三老之請移祠南郭勒貞珉以紀
其績是謂得能子而益彰者乎第大施未
竟佑啓後人垂帛銘如旂行且懿鑠國史于
不朽區區者抑以侈晉乘可也

唐公靖推官

適晉紀行
余以庚午六月起于家過大江北道

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田
禾益茂嘉樹滂鬱居人引泉水為長溝以灌

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
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
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界夫魚貫
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
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弁界兩山相對數十
百丈巨壑徙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雪
又復數嶺回顧中原尚恍無盡平楚鬱鬱紛
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繚數十里
中且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
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儀風雨自東
來語宛然若畫為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
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
甚窘抵星帽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
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
表曰孔子迴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
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輿抵樵村驛
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高

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腹因賈昇者勇亂
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透
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束燎
皆滅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
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跣
武蓰粉度不可卻奮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
店驛候火亦至稍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
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痕因自
哂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
日已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
絕雲中為巨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
束流為瀑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蓋
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
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
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
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五鼓復微雨已
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
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

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
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謹呼之聲相屬久之
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
山者其中噴為澗澗旁稍高為道道稍有羨
地則為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為城邑
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為田其最下所視中
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入十里至太原太
原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
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關為
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驛輒輒作一
樓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
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朝唐神堯
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
平張孝純景後下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
粘罕之雄強而不能遠得志者亦地利然耳
偏陘而瘠廿六口無所不縮轂非帝王都會也
十六日履任

三世貞

原學示書院中諸生敘

而時習之第未顯說所
生後儒妄議然繼之曰
謹而信泥愛眾而親仁
弟子之學不可知耶即
書六藝也弟子猶其小
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
不可知耶即忠信而未
猶其泛然者也季路非
乎其問成人則曰見利
不忘乎生之言成人之
而未嘗廢乎然諾也季
淵非論語十哲首夫子
則曰克己復禮而畢其
動至子淵自敘亦曰博
賢之學不可知耶即約
淵猶子門弟子也夫子
自思不知學蓋嘗聞學
夫子矣其首章曰學
謂學且習者安在途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倫理而未嘗廢乎詩
者也其論君子曰不
曰主忠信君子之學
嘗廢乎威重也君子
聖門高弟曾子所畏
思義見危授命又
學不可知耶即節義
路猶其羣弟子也子
所稱好學乎其問仁
曰子非禮勿視聽言
我以文約我以禮大
而木嘗廢乎博也子
自言亦曰我非生知

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大聖人之學不嘗廢乎聞見也弟子小大聖大學事而其實不惟有利見危知也博文所求行也多聞見未嘗不學盡是矣果有難知難姑舍是以孝弟為常行利為末節以聞見為玩脉之務若曰六經註我知其為之徒者轉相衍可略一念而悟六經可何在廢六經妙悟何由遺行外下學而求上達為多事而象山陽明為知學而實非學矣何也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可知耶即神聖而未過如此可見學之道學惟有求知求行兩知也義與授命行也以求知也約禮所以博知擇識未嘗不約以言動為粗迹以義物而顯意于精神命我註六經又曰致良意以心苟無媿百行廢不知藜百行無媿顯內而遺外語知而審如是是夫子刪述加聖人一等蓋自謂聖賢所論之學也

述夫人可能後儒所論不能知也自有學以來欲人不知不能乎愚故學以示諸生世之為儒愚蓋信夫子而思與諸而不致復信其自異於愚言不

之學晦且遠非其徒果欲人知且能乎抑因書院之建而為原學者其勿以愚為罪生從事者也信夫子夫子者也諸生其信

魏允貞

復古指南序

永春縣事會城之明年有大計之役旋會諸上官區畫諸事宜悉如農

之有畔謹遵之可幸無犯法而輸賦易于是覺間進諸雋士而月試之理之緩急諸雋士謝不于是就鄉之縉紳大夫惟謙謙者而猶閭室也則忘善瘠土之民勞勞而淫心舍力奢溢僭差俗敝矣若之何復之

諸大夫其有以振我乎諸大夫唯唯曰惡儉
節奢耗敝之風也去奢崇儉長厚之經也徵
君侯之有問也而願以請况問及之矣省會
男子不務蓄積數金之家盡炫耀于服飾之
間叩其家無有也婦人白髻而妖服不蠶不
織而習于些窳遇賽會則男婦并肩而駢集
而城東聖母一廟每朔望則婦女走之如鶩
昏而競裝宴會而崇侈物力耗矣又其舛者
居喪有僕僕之苦無戚戚之容竭其筋力以
供無益之費而家乃蕩然矣始猶天潢之裔
席寵闢靡而今遂濫觴也言之太息挽之無
由亦且奈之何哉永春復請曰所言數事請
自今與之更始所不從吾令者抵之法其有
瘳乎顧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束之
法而民不遵滋玩耳禮禁于將然之前法禁
于已然之後諸大夫得無意乎諸大夫蹶然
而笑曰有是乎君侯之可與言更化也夫國
奢示儉國儉示禮禮之所裕民不知其所以

然則風正俗美在此一舉矣于是退而取儀
禮諸書互相參證自國朝集禮而外問不
攬據其耳目不經見者不載焉自冠禮以
至交際凡十款明白簡易而又繪之以圖俾
便觀覽也諸大夫之心苦矣書成惠永春一
冊且以問名于是遍拜謝之曰諸大夫竟不
棄而發予之覆也夫風會日流俗漸澆訛民
搖搖如適大澤之野愈趨愈迷乃唐臣封德
彝魏徵于古今升降之際互相辨論而上卒
從徵言徵之言亦既效矣今之未始不可復
古也則此書為之指南也于是僭名曰復古
指南諸大夫曰復古公府之所有事若指南
則吾豈敢第吾儕為士民表勿先蹈于奢爾
矣周永春

東臯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勳字無功太原祁人
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
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
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

為莫逆之交陰陽厝數無不洞曉大業末應
 孝悌廉潔舉躅高第除書正字君性簡放飲
 酒至數斗不醉常獨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
 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
 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
 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
 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
 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
 法嚴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
 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
 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
 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
 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
 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
 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
 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丰酒學
 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

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
 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
 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
 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矣不聞莊周避漆園老
 典耻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
 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嘆曰天迺不令吾飽
 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
 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夷
 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
 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車君歷
 職皆以好酒鄉里或貽之因著無心子以喻
 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
 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
 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
 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
 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
 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
 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故坐

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松高君調趣卒不敢屈
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
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每著書自稱東臯子
晚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
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
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
諷詠並傳於後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
于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
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
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
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呂才

少傅喬莊簡公遺集序

當憲孝朝海內又安

紳先生爭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
獨長沙李太師石涼楊太保為之冠太原喬
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
與北地李獻吉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為古文

辭甚著自喬公為尚書吏部郎佐其長持平
銓衡者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日之矣顧
喬公之自喜為詩文愈益甚其歷卿寺踐常
伯出入兩都八座使事職業之暇多遊名山
大川以廣其意所至輒游游輒搜奇剔幽有
記咏題名之屬又旁究書藝八法喜延說後
進不為貴倨海內操觚之士延頸而望下風
借以相重者比比然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
用云而會寧事起公以大司馬贊留守之重
從容調兵食約束之士大小受署奪逆王膽
於數百千里外事甫定天子以其倖來公
先幾伐謀抗死請鑰大好惕息於肘腋之內
而不敢動蓋前是石淙公數立功西北稱名
將相伯安公縛寧濠策勳第一封侯伯而公
復建社稷之業於留都而後文士之用可知
也嘉靖初天子進公位少保為大冢宰虛
已以聽公推轂者舊一時彬彬朝宁間前後
建白軒舉國是而其所持禮不能勝新貴人

稍不合即奉身退高臥於介山汾水之間夫
 下偉其去而望其復起即嚮所稱長沙石淙
 伯安諸公視公於出處之際蔑如也公之為
 大司馬不佞大王父實佐之而孫清簡公任
 太宰相過從驩甚公有鄉人林宗之鑒先君
 子甫髫而侍公進之膝曰兒異日庶幾余哉
 則謂大王父曰翁似不及也先君子居恒與
 不佞及公未嘗不津津言之也其貌頎然而
 偉長色毅然而方溫然而親人若傷詩云矢
 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庶幾類之哉蓋喬公歿
 三十又五年而今 皇帝錄舊德加贈公少
 傅易名予葬又三年而不佞承乏晉臬首訪
 公家室則歸之血胤絕久矣糾其遺文得十
 之一二歸而謀梓行之會清簡之孫世良者
 時丞崇明聞而捐俸共剞劂之役集成凡得
 詩賦四卷奏議及雜文六卷嗚呼即 憲孝
 間士大夫習文者將謂公寡折衝之略推遜
 介胄迨後習公留都事者母乃謂公本強持

重少文無術如絳侯博陸鞏耶茲集行庶幾
 有以窺公全矣 王世貞

桂子園集敘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者舉嘉靖
 庚戌進士于時同舉三百二十人

而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
 州為吳四郡治兵使者叅知陝西觀察中州
 稍遷蜀方伯坐忤當路歸蓋年猶強仕也而
 先生為大名蘇州時善歷下李于鱗太倉王
 元美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章自命鮮
 所許可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
 先生讀之灑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稍以
 政事掩而晚好談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間獨
 太倉在其推轂先生益甚而先生方與里中
 耆德為洛下香山社無復宦情矣先生治園
 城中有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四方章布
 騷雅之士薦紳冠蓋能言者數過從先生遊
 所為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丘令哀之凡
 若干卷先生自名之曰桂子園集而楨先大

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與商丘共事茲
土也則委之序夫積惡能序先生集哉昔者
太倉誦先生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
事爲事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于
事生厭薄而中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
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其妙先生虛心
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觸境生
感天則自見融迹爲道與道兩忘先生之所
以爲政卽其所以爲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
授於意言妙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
傷氣不敷衍以傷骨摺拾博而師匠高合而
爲篇雕而爲句摘而爲字莫不有法度致味
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
先生以文章爲政事以政事爲文章文章政
事各臻其造歛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
重於兩先生也有以哉先生集成而太倉已
脩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者積重違商丘
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積之言而太倉

以民心爲心民或時病則怒心感而噫氣生
焉劉向五行傳以爲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
咎霧厥罰恒風解曰言貌視聽以心爲主心
不睿則四德乖雨旱寒燠以風爲本風不時
則四氣亂又曰睿者寬也愚謂睿非寬也惟
睿能用寬爾今之君子其始未嘗不務寬而
後稍嚴急也則思非睿也蓋視不下帶而虞
四境之欺解不導窾而患醜醜之格臨之以
卒然而咄嗟取辨怒其不捷也皆寬所從失
也譬之風颺舉暴發飛石撼山使三辰迷次
而百川倒流威則威矣于生化之紀不亦遠
乎吳公究心名理好深沉久大之思與曹公
咸有一德加惠我民體睿則寬非苟焉而已
問閭少嘆息愁苦之聲而大塊之噫氣於是
焉平宜乎一禱祀而風伯効靈雨師助順也
或曰今環數千里又多風豈獨在政耶愚應
之曰千里不同風氣之和乖一也列國不同
政民之好惡一也無諉于適然而猷爲措注

常恐傷之知風之自體異而入深使吾德政
條暢祥和常與天之喜氣相接是幽贊默成
之道也故成湯罪已而旱回姬旦郊迎而木
起景公暴日甘雨來宋君引咎熒惑退古有
蝗不入境虎北渡河者用是道也則郡公之
禱為知本矣 王道行

喬侯德政碑記

世之譚吏治者曰某邑易某邑
難夫民一也何難何易在治之

者善不善耳器誠利何憂盤錯車誠完何問
險夷偉抱通才誠銳意興理將隨施輒效蓋
捋鼓影響不足喻其捷也彼閭治體者不以
關茸墮功則以刻轢傷雅是先自携也而安
望民之我思哉喬侯諱允升字吉甫別號鶴
宰河南孟津人起家進士出令聞喜以治行
第一移太谷五年於茲今應 天子召北上
矣太谷鄉官郭璋民崔澄武競趙謨白月等
闔學生員王珂白松鶴郭允興郭尚賓等鄉
耆白斗等思侯不已謀伐石以紀德政乞言

於余余惟太谷非昔稱難治之區耶俗侈而
踰制則繩束難士驕而敗度則陶鎔難氓黠
而健訟則聽斷難門左少年肯公結黨則排
解難急之如焚絲綬之如水投石上與下方
百相誘也百相蒙也弊所從來久矣侯豈第
春容不設城府忠信明決洞見始終甫下車
即加意振刷政務黔首稱便者毫不紛更其
不便者次第釐政濬耐泉之水以資灌溉省
樂平之徭以寬民力定婚喪之儀以崇儉朴
嚴歌舞之禁以防淫汰給織紡之資以周民
用設賑濟之法以恤民窮厘鄉約之訓以昭
勸懲申保甲之條以息奸宄革拘攝之役以
除橫擾黜吏胥之狡以戒舞文且也出納明
允杜侵漁也積貯充盈備凶荒也芟闢荒蕪
安流離也刑脩邑乘昭文獻也驅散黨私重
懲告訐抑豪強也學宮再葺廟貌重新敦教
化也禮隆縫掖躬課藝文育英才也一時人
士訥訥嚮風侈者循禮驕者戢容黠者翰誠

輕佻豪俠者歛迹屏息兢兢惟懼三尺是懼
 善政善教有更僕未易數者茲去也羣黎百
 姓觀甘棠而增感勒堅珉而繫思豈其驩虞
 要結乎哉余考兩漢循吏首稱龔黃文翁然
 一以重農稱一以弭盜稱一以隆學校稱彼
 各擅一長猶頌聲至今布方策况侯兼衆美
 異日太史氏傳循良以風來襪知不在龔黃
 下矣豈特一邑見思哉

褚鈇尚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龔黃, 循良, 風來, 襪, 知, 不在, 龔黃, 下矣, 豈, 特, 一, 邑, 見, 思, 哉）

